

健康的道德經濟—— 德貞論中國人的生活習慣和衛生

李尚仁*

倫敦傳道會在一八六三年派到中國的蘇格蘭醫療傳教士德貞，是十九世紀最勤於研究中國衛生狀況的西方醫師之一。德貞曾任中國海關醫療勤務的北京醫官，也獲聘為同文館醫學與生理學教席。他在中國的行醫生涯將近四十年，對中國人的生活習慣和健康情況有許多觀察和探討。這段期間來華西方醫師大多對中國社會風俗與衛生狀況持負面看法，和當時英國醫學對東方人衛生狀況的主流評價一致。德貞卻大不相同。他讚揚中國人的健康情形和生活習俗，甚至宣稱中國傳統生活方式在衛生上遠優於當時歐洲都會的現代生活，值得歐洲人學習效法。本文分析德貞對中國衛生狀況的觀察和評論，指出他和他的海關同僚在中國觀察到西方公共衛生學說難以解釋的異常現象，促使他反思英國公共衛生運動的局限。本文也探討十九世紀晚期蘇格蘭出現的社會、經濟與公共衛生問題，如何影響德貞對中國生活方式和社會文化的評價。此外，本文指出德貞回歸歐洲十八世紀新古典醫學的理論傳統，以文明病的概念來解釋他的醫學觀察，並且闡明蘇格蘭長老教會神學思想如何形塑德貞關於道德經濟、政治經濟與衛生保健之間關係的看法。透過探討德貞迥異於當時英國公共衛生運動的論點，本文進而分析大英帝國中心的醫學理論和海外醫師的邊陲經驗的互動與張力。

關鍵詞：英國醫學 公共衛生 醫療傳教士 文明病 蘇格蘭長老會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一、前言

十九世紀來華的西方醫師對中國自然環境、社會風俗和生活狀況有許多觀察和紀錄。倫敦傳道會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派到中國的醫療傳教士德貞 (John Hepburn Dudgeon, 1837-1901)，是最勤於觀察、研究中國衛生狀況的醫師之一。他在中國漫長的行醫生涯廣泛記錄並深入探討中國人生活習慣和健康狀況，寫下不少報告、專論 (monograph) 和小冊 (pamphlets)。德貞對中國社會風俗多持正面評價，宣稱就衛生保健而言中國生活方式遠優於當時歐洲都會生活，值得歐洲人學習效法。

德貞對中國生活方式的高度讚許，不只異於大多數來華西方醫師的負面看法，也和當時英國對中國文化的主流看法有所出入。十七、十八世紀歐洲伏爾泰 (Voltaire) 之流的哲人作家大力推崇中國文明，藉此凸顯歐洲的落後和缺陷。然而，十八世紀後半歐洲對中國的看法開始轉變，到了十九世紀晚期歐洲列強更普遍視中國為封閉落伍的國家，中國文明遠遜西方，中國人則是較為低等的種族。¹ 德貞對中國文明的正面看法不只和當時歐洲一般意見不同，也和英國當代醫學潮流背道而馳。近年來幾本關於十九世紀英國殖民醫學的重要歷史研究皆指出，十八世紀英國醫師對東方的風俗習慣乃至傳統醫學都抱持較為開放的態度，認為這些習俗與觀念包含了當地人對其環境和特有疾病的認識，可以從中學到有用的醫療保健知識。十九世紀下半英國醫師的態度丕變，往往以強烈優越感和輕蔑的眼光看待殖民地的風俗習慣，強烈批評當地人的衛生狀態與傳統醫療知識。² 德貞醫學見解在其時代堪稱不尋常。

就一般醫學史的角度來看，德貞並不是個「偉大的醫師」。他沒有開創性的醫學發現，也沒有寫出影響深遠的著作，其研究成就遠比不上對中國衛生問題常

¹ Colin Mackerras, *Western Images of China*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1-58; Jeng-Guo Chen (陳正國), "Class Consciousness and British View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heory and Interpretation* (forthcoming).

² David Arnold, *Colonizing the Body: State Medicine and Epidemic Disease in Nineteenth-Century Indi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pp. 40-43, 52-54; Mark Harrison, *Public Health in British India: Anglo-Indian Preventive Medicine, 1859-191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39-41, 52-54.

和他看法南轅北轍的海關同僚萬巴德 (Patrick Manson)。事實上，德貞所抱持的醫學理論立場在他的時代已顯不合時宜。³ 然而，正如一九七〇年代以來微觀史 (micro-history) 的研究成果顯示，歷史中一些看來不重要但又不尋常的人與事，有時會是很有用的史學線索，加以深入分析、仔細探索所得到的歷史洞見，往往不是巨觀分析或是研究重大事件與重要人物所能得到的，而能提供對該時代社會不同層次的理解。⁴ 在歐洲帝國主義勢盛、白人種族優越感高張的時代，德貞這些迥異於當時醫學主流的看法固然特殊，其認識與評價中國衛生狀態的轉折過程更是耐人尋味。本文透過「中心與邊陲」、「新古典醫學 (neo-classical medicine) 與公共衛生理論 (sanitary theory)」以及「健康的政治經濟與道德經濟」這三個角度來分析德貞的著述，透過深入分析他不尋常的醫學觀點來拓展並深化對英國帝國醫學的史學理解。⁵

本文下一節分析德貞早期對中國衛生狀況的理解並對照其海關同僚的看法，指出他在這段期間透過英國主流公共衛生學說和疾病理論來檢視中國的環境與習俗。換言之，此時他是以歐洲中心的醫學眼光來觀察和批判大英帝國的醫學邊陲。第三節討論德貞於一八八〇年代的轉變，探討他如何透過比較、觀察通商港埠歐洲人和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和健康狀態，以及引用「文明病」(diseases of civilization) 的醫學理論，來提出中國生活方式有益健康的看法。該節分析指出，德貞的轉變一方面是因為英國公共衛生理論難以解釋他在中國觀察到的現

³ 英國醫學期刊《柳葉刀》上一篇針對德貞的論文《中國的疾病》(*Diseases of China*) 的匿名書評，雖然讚許他提供的許多資訊，但卻批評這篇文章「寫作有些草率，有太急於作出結論的傾向，而減損了它的科學價值」。參見 Anon, "Diseases of China," *The Lancet* 110 (September 22, 1877): 439-440, on p. 440. 德貞這篇論文最早是在一八七七年二月二日在「格拉斯哥醫學—外科協會」(The Medico-Chirurgical Society of Glasgow) 宣讀，後連載於同年四月和七月的《格拉斯哥醫學期刊》(*The Glasgow Medical Journal*)，最後並以小冊子的形式發行。本文參考的是最後的小冊子版本：John Dudgeon, *The Diseases of China; Their Causes, Conditions, and Prevalence, Contrasted with those of Europe* (Glasgow: Dunn & Wright, 1877).

⁴ Giovanni Levi, "On Microhistory," in *New Perspectives on Historical Writing*, ed. Peter Burk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1), pp. 93-113; Edward Muir, "Introduction: Observing Trifles," in *Microhistory & the Lost Peoples of Europe*, ed. Edward Muir and Guido Ruggiero, trans. Eren Branch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vii-xxviii.

⁵ 筆者感謝一位匿名審查人建議用這三個主軸來架構本文，此一意見對本文寫作幫助極大。

象，一方面也和當時蘇格蘭的社會經濟變動密切相關。第四節剖析德貞如何使用中國的例子來反駁英國公共衛生學說，並討論其醫學觀點和十八世紀新古典醫學傳統的關係。第五節指出十九世紀蘇格蘭長老教會的神學思想對德貞的重要性，分析這套自然神學如何形塑其關於節儉與健康、浪費與疾病之間因果關係的理解。該節並以德貞對中國水肥處理方法的看法為例，進一步分析德貞醫學論點所預設的道德經濟 (moral economy) 和政治經濟 (political economy) 立場。第六節則指出德貞看法和當時蘇格蘭政治經濟狀況的關聯，分析德貞如何利用在中國的醫學觀察來支持他關於貿易、農業與土地改革的主張。簡言之，第二節和第六節分析歐洲中心的醫學觀點和政治經濟辯論如何影響德貞對中國衛生狀況的理解和評價；第三到五節則討論德貞如何透過他的邊陲經驗來反思與批評歐洲中心的醫學理論和社會文化。透過分析德貞反時代潮流的醫學觀點，本文探討英國帝國醫學中心和邊陲的張力與互動。

二、從歐洲中心公共衛生理論觀點看中國： 德貞早期對中國衛生狀況的看法

德貞於一八三七年四月七日出生於蘇格蘭西部的愛爾郡 (Ayrshire) 格史東鎮 (Galston)，是蘇格蘭聯合長老教會 (United Presbyterian Church) 教友。他曾在愛丁堡和格拉斯哥攻讀醫學，在格拉斯哥大學 (The University of Glasgow) 還研習了「一般文科課程」 (the usual literary curriculum) 並且「通過了拉丁文、希臘文、邏輯學、道德哲學以及數學」的考試。此外，德貞還在愛丁堡的神學堂 (Theological Hall) 修課，「並通過長老委員會 (Committee of Presbytery) 神學、教會史 (Church History) 以及聖經詮釋 (Scripture Interpretation) 等指定科目的考試」。⁶ 德貞於一八六二年在格拉斯哥大學取得醫學博士 (M.D.) 學位後，前往倫敦傳道會謀求海外醫療傳教工作。他被指派前往中國並於一八六三年七月二十

⁶ James Sibre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A Register of Missionaries, Deputations, etc. From 1796 to 1923*, 4th ed. (London: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1923), p. 81。關於德貞所受的教育，參見 John B. Johnston, letter to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Glasgow Sep. 11, 1861, signed in the name and by the authority of the Presbytery, in Envelope 599, Box. 5, Candidates' Papers, 1796-1899, Council of World Mission Archive, Special Collections,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Library.

一日出航，同年十二月抵達上海，接著前往山東通商港埠芝罘（Chefoo，按：現稱煙臺）開設醫館。三個月後他前往北京接替英國傳教醫師維魏林（William Lockhart）離華後所遺之醫院職缺和宣教工作。一八六七年末德貞感染了「熱病」（fever），一八六八年休假半年調養身體，前往天津、上海、廈門與福州等地遊歷。⁷

德貞康復後再度投入醫療事業，除了在教會醫院工作還進入中國海關任職。一八六三年英籍總稅務司赫德（Robert Hart）在各通商港埠設立海關醫療勤務（The Medical Service of Chinese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聘請醫官負責船隻檢疫、監控當地衛生狀況和照顧當地外國居民等工作。德貞擔任海關北京醫官，並於一八七二年獲聘為同文館解剖學與生理學教席。此外，他還擔任英國公使館醫師（Physician to the British Legation）並從事私人開業。德貞私人開業工作相當繁忙，導致倫敦傳道會上級批評他疏於傳教工作，加上他為了房間分配問題和幾位新進傳教士發生爭執，遂於一八八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辭去倫敦傳道會工作。不過德貞並未放棄中國的醫療事業。辭職返英休假後，他在一八八六年回到北京定居行醫，直到一九〇一年二月二十五日逝於當地。⁸

⁷ Sibre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p. 81; W. Innes Addison, ed., *The Roll of the Graduates of the University of Glasgow, from 31st December 1727 to 31 December 1897* (Glasgow: James MacLehose & Sons, 1898), p. 167.

⁸ Sibre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p. 81. 關於德貞和傳教同僚的紛爭，參見 Richard Lovett, *The History of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1795-1895* (London: Henry Frowde, 1899), 2: 567-577; Ralph Wardlaw Thompson,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Duputation to China, March 30 to June 16, 1883* (London: Alexander & Shephard, 1885), pp. 21-22. 糾紛各造寫給倫敦傳道會總部的信件現收藏於 Box 3, North China, CWM (Council for World Missions) Archives, Special Collections,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Library。英國《泰晤士報》於一九〇一年二月二十七日簡短地報導了德貞的死訊，稱他為「北京知名的居民」；隨後在一九〇一年三月七日刊出德貞的訃聞，參見 *The Times* (27 February, 1901) p. 7; *ibid.*, (7 March, 1901) p. 6。《英國醫學期刊》的訃聞稱德貞為「在中國知名度僅次於赫德的外國人」，不過這位匿名作者顯然不知道他和倫敦傳道會的恩怨，才會說他的死「讓倫敦傳道會喪失它最有價值的成員之一」。Anon, "Obituary; John Dudgeon, M.D., Consulting Surgeon to the British Legation, Peking,"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1(1901): 769（按：這份期刊一年出版兩卷，上半年編號1下半年編號2，而不依循一般期刊卷數累計編號）。《泰晤士報》和《英國醫學期刊》的訃聞內容大同小異，都提到德貞在傳教醫院的工作之外繁忙的各種業務。

一八七〇年代德貞擔任海關醫官期間為《海關醫報》撰寫報告數篇，對北京乃至中國的衛生狀況有不少討論。⁹ 十九世紀來華西方醫師大都認為中國人個人衛生習慣不良，中國政府既未負起維護公共衛生的責任也沒訂定相關法規，城市衛生措施嚴重不足，衛生狀況極為惡劣。德貞早期看法也大致如此。他宣稱北京乃至中國各大城市都缺乏專人負責道路清潔工作，使得這些馬路變成「各種穢物的容器」。¹⁰ 德貞還觀察到北京道路過去雖曾興建相當好的排水溝，但皆疏於維修而荒廢傾頽，下起大雨污水就會漫流路面，「形成裝滿臭泥穢物的池塘」。¹¹ 許多地方的海關醫官對中國城市街道也有類似批評。北海海關醫官羅瑞 (J. H. Lowry) 就抨擊中國人從不打掃道路，任由各種廢棄物在街上腐爛。他說「根據我們西方關於衛生法則的觀念，很難想像人類能夠活在這樣骯髒的環境」。漢口、福州、牛莊、宜昌和芝罘的海關醫官也都提到當地缺乏能有效排放污水的水溝，造成嚴重衛生問題。¹² 上海醫官詹姆生 (Alexander Jamieson) 則抱怨中國的水溝常用錯誤方式建造，其危害衛生比沒有水溝還糟。¹³

⁹ 赫德下令派駐在通商港埠的海關醫官每半年必須呈交一份報告，由上海海關醫官詹姆生 (Alexander Jamieson) 編輯出版。半年刊的《海關醫報》(*The Medical Report of the Chinese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以下簡稱 *Med. Rep.*) 由一八七一年開始發行至一九一一年停刊。

¹⁰ John Dudgeon, "Dr. John DUDGEON'S Report on the Physical Conditions of Peking, and the Habits of the Pekingese as Bearing upon Health (Second Part)," *Med. Rep.* 4(1873): 29-42, on p. 29.

¹¹ "Dr. John DUDGEON'S Report on the Physical Conditions of Peking, and the Habits of the Pekingese as Bearing upon Health (First Part)," *Med. Rep.* 2(1872): 73-82, on pp. 75-76。德貞對北京環境的負面描述並非純然出自西方人優越感的眼光，明清時期來到北京的外地士人對當地環境也有類似的描述。參見邱仲麟，〈風塵、街壤與氣味：明清北京的生活環境與士人的帝都印象〉，《清華學報》34.1(2004)：181-225。

¹² J. H. Lowry, "Dr. J. H. LOWRY'S Report on the Health of Pakhoi for the half year ended 30th September 1882," *Med. Rep.* 24(1883): 27-30, on p. 29; C. Begg, "Dr. C. BEGG'S Report on the Health of Hankow, for the year ended 31st March 1885," *Med. Rep.* 29(1885): 33-39, on p. 35; T. Rennie, "Dr. T. RENNIE'S Report on the Health of Foochow for the year ended 31st March 1881," *Med. Rep.* 21(1881): 50-56, on p. 51; James Watson, "Dr. James WATSON'S Report on the Health of Newchang, from 1st April 1873 to 30th September 1874," *Med. Rep.* 8(1875): 7-11; W. W. Myer, "Dr. W. W. MYER'S Report on the health of Chefoo for the half year ended 31st March 1872," *Med. Rep.* 3(1872): 37-42, on p. 40; E. P. MacFarlane, "Dr. MACFARLANE'S Report on the Health of Ichang for the two years ended 30th September 1880," *Med. Rep.* 20(1881): 18-21, on pp. 18-19.

¹³ Alexander Jamieson, "Dr. Alexander JAMIESON'S Report on the Health of Shanghai for the half

不少海關醫官憂心中國缺乏公廁和糞便處理設備。德貞形容說：「北京街道就是公廁，每天都堆積著大量動物糞便。公共尿池並不存在」，中國男人天黑後就蹲在街上大解，甚至大白天在最繁忙的街道也有人這麼做。巷口以及倒塌或無人居住的房屋經常成為便溺場所。¹⁴ 漢口醫官瑞德 (A. G. Reid) 說中國城市即使有廁所，建造方式也「完全不顧清潔」。此外，中國人還任由廁所糞便堆積數週，直到整個大糞坑都堆滿為止。「出清糞坑的時候，週遭充斥著最強烈的惡臭」，然而，瑞德驚訝地發現，如此惡臭的廁所不只旁有私人住家，「甚至還緊鄰生意興隆的餐館」。¹⁵ 德貞則建議歐洲應該透過外交努力，幫助「對化學無知」的中國人學習糞便處理方式。「如果讓中國大使在訪問西方國家時參觀消毒糞便再加以利用的各種化學方法，會是深具啟發性的課程。例如，可以帶他們去參觀巴黎附近邦迪 (Bondy) 一地的巨大化糞池……」。¹⁶

德貞等人之所以如此在意城市污水排放狀況是否良好、街道垃圾能否迅速清運以及人畜糞便的處理，和當時歐洲醫學的熱病理論有密切關係。十九世紀英國公共衛生運動認為腐敗的物質會散發出毒素，人類吸入漂浮空氣中的毒素就會罹患熱病。十九世紀中葉德國化學家萊比 (Justus von Liebig) 進一步發展這套疾病理論，宣稱發酵和腐敗其實是類似的化學過程，吸入能夠觸發腐敗過程的微小粒子 (putrefying particles) 就會引起熱病。英國重要的公共衛生推動者與統計學家威廉·法爾 (William Farr) 接受萊比的疾病理論並加以推衍，認為熱病就是體內發生類似發酵的反應 (zymosis)，每種疾病都是由特定「酵原」(zymotic principle) 引發的特定反應。「酵原」是腐敗的有機物質散發到空氣中的微小粒子，吸入體內會觸發類似發酵作用般的化學反應，導致熱病發生。公共衛生就需著重垃圾廢物清運、建立污水下水道系統和糞便處理設施，不要讓污水糞便在人群附近堆積、腐敗、散發酵原。¹⁷ 海關醫官大多熟悉疾病酵素說。《海關醫報》主編詹姆

year ended 30th September 1871," *Med. Rep.* 2(1872): 33-43, on p. 34.

¹⁴ Dudgeon, "Report on the Physical Conditions of Peking (First Part)," p. 76; idem, "Report on the Physical Conditions of Peking (Second Part)," p. 41.

¹⁵ A. G. Reid, "Dr. A. G. REID'S Report on the Health of Hankow for the half year ended 31st March 1872," *Med. Rep.* 3(1872): 43-54, on p. 43.

¹⁶ Dudgeon, "Report on the Physical Conditions of Peking (First Part)," p. 76.

¹⁷ 關於萊比、法爾以及疾病酵素說，參見 John M. Eyler, *Victorian Social Medicine: The Ideas and Methods of William Farr*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 97-122; Margrate Pelling, *Cholera, Fever and English Medicine, 1825-1865*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生規定各地醫官撰寫報告時必須遵照倫敦皇家醫師院 (the Royal College of Physicians of London) 所制定的《疾病命名學》(*The Nomenclature of Disease*)，而該手冊的疫病分類基本上就依循法爾的學說。¹⁸ 疾病酵素說很大程度框架了海關醫官探討中國衛生問題的理論觀點與問題意識。

除了不滿中國城市衛生狀況，德貞還嚴厲批評中國人的個人衛生 (personal hygiene)。他說中國人討厭洗澡，「中國式沐浴只用一茶杯溫水和一小塊毛巾」，而且很多人只洗上半身。¹⁹ 一些十九世紀來華英國醫師也有類似說法。英國海軍醫官約翰·威爾森 (John Wilson) 宣稱中國「居民基本上是個骯髒的種族」，「他們一生從搖籃到墳墓實際上都沒清洗過身體」。²⁰ 德貞雖然認為中國的房子「令人讚賞地適合當地的氣候」，但是裡面經常住進太多人而導致過度擁擠，而且房子大多通風不良。他還批評中國人不懂得房子應該漆上白漆，木製天花板也很少更換，結果導致住戶、爐子以及油燈所散發的「有機物質」大量滲入這些木材。德貞懷疑這樣的房子是「疫病的共同素因」(common predisposing cause)。此外，德貞認為由於北京居民從晚春到初秋都喜歡睡在冷炕上，多變的氣溫和濕冷的炕必然導致許多人罹患風濕症和神經痛。²¹

這段期間德貞對中國飲食與個人衛生習慣也是貶大於褒。他指出中國人由於「迷信或是貧窮而無法享用肉類」，因此佐餐以素菜為主。他也懷疑「佛教的創建者」有意鼓勵素食以減低人們的「精力」(energy)。不過他以嘲諷的語氣指

Press, 1978), pp. 81-145. 關於疾病酵素說和水肥處理方式的公共衛生運動爭議，參見 Christopher Hamlin, "Providence and Putrefaction: Victorian Sanitarians and the Natural Theology of Health and Disease," *Victorian Studies* 28.3(1985): 381-411.

¹⁸ Jamieson, "Report on the Health of Shanghai for the half year ended 30th September 1871," p. 33; The Royal College of Physicians of London, *The Nomenclature of Disease, Drawn up by a Joint Committee Appointed by the Royal College of Physicians of London* (London: J. W. Golbourn, 1868), pp. vi-ix.

¹⁹ Dudgeon, "Report on the Physical Conditions of Peking (First Part)," pp. 80-82.

²⁰ John Wilson (Inspector of Naval Hospitals and Fleets), *Medical Notes on China* (London: J. Churchill, 1846), pp. 13, 16.

²¹ Dudgeon, "Report on the Physical Conditions of Peking (First Part)," pp. 77-78. 福州醫官索莫維爾對中國木製房子的建造方式也有類似批評，他認為中國房屋木板和木板之間常常接榫不良，日久各種污穢就積在隙縫之中。他曾觀察當地風災倒塌或火災燒毀的房子，看到「在地基有大批腐敗狀態的污物」。他認為這樣的房子嚴重威脅到住戶的健康。J. R. Somerville, "Dr. J. R. SOMERVILLE'S Report on the Health of Foochow (Pagoda Anchorage) for the half year ended 31st March 1873," *Med. Rep.* 5(1873): 37-46, see p. 41.

出，從向他求診的性病病患人數來看，此一陰謀算計並未得逞。²² 此外，德貞發現下階層中國人常因營養不足而罹患瘰癧病 (scrofula)。²³ 他還強調中國住家垃圾清理方式極不衛生，「把家裡大部分骯髒垃圾都丟到街上」的「邪惡習慣」，「是城市健康的最大妨礙」。²⁴ 梧州海關醫官麥當勞 (Roderick J. J. MacDonald) 也有類似觀察，認為中國人把垃圾和死掉的動物棄置街頭，聽任「腐敗之氣污染空氣」，實在令人震驚。²⁵ 除了憂心任意拋棄的動物屍體之外，海關醫官對中國人處理遺體的方式更是不以為然。鎮江海關醫官在報告中提到：「死者無法得到莊重埋葬。下葬前往往被放在製造甚差的木箱中很久，任由自然腐爛的過程緩慢進行，而滋生出更多的疾病與死亡。」²⁶ 德貞則指責中國人「把死者停放在家中幾個禮拜、幾個月甚至好幾年、好幾代」，斷言這種習俗在疫病好發的季節必然造成嚴重災難。²⁷ 他還批評中國人的戴孝習俗：「沒有梳理的頭髮、骯髒的白色喪服、沒洗的手和沒剪的指甲，這就是中國佬 (Chinaman) 在這段期間骯髒污穢的樣子。」²⁸ 德貞甚至認為天津、上海和芝罘等城市的英國社區和中國人居住區域太過接近，「一旦疫病發生將是嚴重危險的根源」。²⁹

德貞一八七〇年代初對中國衛生狀況的強烈負面觀感與批評，和海關醫療勤務諸多同僚的看法並無二致。然而，這段期間他也注意到一些難以解釋的異常現

²² John Dudgeon, "Dr. John DUDGEON'S Report on the Health of Peking for the half-year ended 31st March 1871," *Med. Rep.* 1(1871): 6-15, on p.12 ;idem, "Report on the Physical Conditions of Peking (First Part)," p. 79.

²³ John Dudgeon, *The Third Annual Report of the Peking Hospital under the Care of J. Dudgeon, M.D.C.M. for the Year 1864* (Peking: James Ly and Co., 1865), p. 20.

²⁴ Dudgeon, "Report on the Physical Conditions of Peking (First Part)," p. 76.

²⁵ Roderick J. J. MacDonald, "Dr. Roderick J. J. MACDONALD'S Report on the Health of Wuchow, for the fourteen months ended 30th September 1898," *Med. Rep.* 56(1899): 16-27, on p. 21.

²⁶ A. R. Platt, "Dr. A. R. PLATT'S Report on the Health of Chinkiang for the half year ended 30th September 1876," *Med. Rep.* 12(1877): 26-27, on p. 26.

²⁷ Dudgeon, "Report on the Physical Conditions of Peking (Second Part)," p. 30. 梧州海關醫官麥當勞指出中國法律規定人死後三個月內就必須下葬，但許多人因為風水師建議，屍體停放家中的時間遠超過此一期限。麥當勞抱怨說：「我有個因熱病臥床的病人，鄰居房子中停放著一具棺材，裡頭擺著去世好幾個月都還沒下葬的屍體」。參見 MacDonald, "Report on the Health of Wuchow, for the fourteen months ended 30th September 1898," p. 23.

²⁸ Dudgeon, "Report on the Physical Conditions of Peking (First Part)," p. 81.

²⁹ John Dudgeon, "Dr. John DUDGEON'S Report on the Health of Peking for the half year ended 31st March 1875," *Med. Rep.* 9(1875): 34-44, on p. 43.

象。例如，德貞發現北京的挑糞工人「似乎既健康又強壯，而且就我所知他們並沒有因為置身這樣的空氣而生病」。³⁰ 他驚訝地指出：「我們會以為熱病和各種疫病在此將極為致命……然而，最不尋常的是儘管我們這裡有著難以形容且西方人根本無法想像的骯髒、污穢和惡臭，卻對熱病有著奇妙的免疫力。如果光是惡臭就足以產生熱病，那麼北京應該無法免於這些疾病。那些負責在街上灑水的差役或是拾荒的人應該最先罹病……但他們卻是這裡最健康、強壯的人。」³¹ 有些海關警官也注意到，根據英國公共衛生理論推斷應該疫病充斥的通商港埠，不只沒有爆發疫情而且居民似乎都還很健康。萬巴德和穆勒 (Augustus Müller) 以戲劇性文字形容他們在廈門觀察到的異常現象：「一個只具備本國經驗的科學衛生專家 (scientific sanitarian)，一定會斷言此地充斥著疫病和死亡。然而，在這個他會連豬都不敢養的地方，中國人卻活得好生興旺」。³² 也有些海關警官批評當地難以確保乾淨飲水的取得，卻又發現居民很少因此生病。³³

三、從中國的邊陲醫學經驗反省歐洲帝國中心： 中國生活方式對比歐洲文明病

德貞對這類異常現象的解釋之一，是中國人的體質使得他們對疾病有較佳的免疫力，而這種體質的養成又和生活方式密切相關。早在一八七二年德貞就宣稱：「從一般中國人的飲食衣著和起居習慣，我們可以斷言他們已經發現熱帶地區健康長壽的祕訣，亦即保持涼爽、節制飲食以及培養身心平靜的習慣」。³⁴ 一八八四年倫敦南堪辛頓區 (South Kensington) 舉行「國際健康展」(International

³⁰ Dudgeon, "Report on the Physical Conditions of Peking (First Part)," p. 77.

³¹ Dudgeon, "Report on the Physical Conditions of Peking (Second Part)," p. 41.

³² Patrick Manson and Augustus Müller, "Drs. MANSON and MÜLLER'S Report on the Health of Amoy for the half year ended 30th September 1871," *Med. Rep.* 2(1872): 10-23, on p. 11.

³³ Myer, "Report on the health of Chefoo for the half year ended 31st March 1872," pp. 41-42. 關於通商港埠水源、水質問題的討論，也可參見 A. R. Platt, "Dr. A. R. PLATT'S Report on the Health of Chinkiang for the year ended 30th September 1877," *Med. Rep.* 14(1878): 62-67, on p. 63; A. G. Reid, "Dr. A. G. REID'S Report on the Health of Hankow for the half year ended 30th September 1871," *Med. Rep.* 2(1872): 44-60; Begg, "Report on the Health of Hankow, for the year ended 31st March 1885," pp. 33-39.

³⁴ Dudgeon, "Report on the Physical Conditions of Peking (First Part)," pp. 80, 82.

Health Exhibition), 出版的叢書中收錄德貞一篇題為〈中國人的飲食、衣著、住家和健康之關係〉的長篇專論。德貞在文中宣稱「東方人」(Eastern people)「對發炎性疾病以及身體各種器官的急性疾病都具有免疫力」, 因此很少罹患痛風、風濕病、傷寒 (typhoid) 和急性呼吸器官疾病; 當他們罹患「其他的酵素疾病時, 其嚴重性也大為降低」。德貞認為如此令人驚訝的現象值得西方人深思, 因為可以從中學到超乎預期的有用知識。³⁵

德貞早先以輕蔑眼光看待素菜為主的中國飲食, 後來他的觀點卻大為改變, 反而認為中國人均衡的飲食習慣使得他們具備不易罹病的體質。例如, 他觀察到中國人雖然肉吃得少, 但北方人會以豆類佐餐而南方人則常吃魚。豆類和魚都是含氮量高而能促進肌肉生長的食物, 足以取代肉類又可避免吃肉過多對健康的不良影響。³⁶ 德貞主張不論是食材或飲食習慣, 歐洲都該向飲食均衡健康的中國人學習: 「……如果我們能較嚴格地節制飲食, 也許就比較不會罹患高燒、急性疾病以及全身性發炎。如果歐洲這方面能被亞洲同化, 人民將能抵抗致病的影響而獲得莫大好處。」³⁷ 德貞的看法和他對通商港埠歐洲人健康狀態的觀察有密切關係。他和許多海關醫療勤務的同僚都認為, 大塊吃肉大口喝酒的暴飲暴食習慣, 是歐洲人在中國罹病的主要原因。詹姆生就認為住在中國的外國人經常罹患心血管疾病而且死亡率特別高, 和這樣的飲食方式脫不了關係。³⁸ 海關醫官普遍認為飲食過度是通商港埠歐洲人的主要病因, 德貞進而推論同樣的診斷也適用於歐

³⁵ John Dudgeon, "Diet, Dress, and Dwellings of the Chinese in Relation to Health," in *Health Exhibition Literature*, vol. XIX, *Miscellaneous including Papers on China* (London: William Clowes and Sons, 1885), pp. 253-486, on p. 484.

³⁶ Dudgeon, "Diet, Dress, and Dwellings of the Chinese in Relation to Health," p. 261.

³⁷ Dudgeon, *The Diseases of China*, p. 61.

³⁸ Alexander Jamieson, "Dr. Alexander JAMIESON'S Report on the Health of Shanghai for the half year ended 30th September 1873," *Med. Rep.* 6(1874): 54-69, on p. 55. 類似的看法可參見 James Henderson, *Shanghai Hygiene or Hints for Preservation of Health in China* (Shanghai: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63); Manson and Müller, "Report on the Health of Amoy for the half year ended 30th September 1871," p. 11; A. Henry, "Dr. A. HENRY'S Report on the Health of Ichang for the Half-year ended 30th September 1882," *Med. Rep.* 24(1883): 7-11, on p. 10. 關於十九世紀來華英國醫師對飲食問題的討論, 進一步的分析可參見 Shang-Jen Li (李尚仁), "Eating Well in China: British Medical Men on Diet and Personal Hygiene at Nineteenth-Century Chinese Treaty Ports," 發表於 *History of Hygiene Conferences*, Taipei: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November 22-24, 2004.

洲：「在中國的歐洲人都犯了飲食過度的錯誤，他們在歐洲的國人也一樣……」。³⁹

部分海關醫官雖然常批評當地歐洲人的生活習慣，但他們對中國人的生活方式也少有好評。德貞和同僚最大不同之處，在於他觀察通商港埠歐洲人與中國人的健康狀態之後，反而認為後者的生活型態有許多值得歐洲人效法之處。德貞宣稱中國人透過直覺已經把重要的保健原則融入日常生活和傳統風俗之中，由於中國沒有西方現代的醫療科學，這樣的智慧必是來自長久的經驗累積：「關於生活和保健實務，這個古老東方民族有很多東西可以教導我們……她數千年的經驗因其對『舊俗』(old custom) 從不偏廢的尊崇奉行，而毫無窒礙地流傳下來。〔這樣的經驗〕對西方絕對有價值。古代世界的許多國家都不復存在，她卻能存在繁衍至今，這是個千真萬確又非常奇特的事實……」。⁴⁰

除了讚賞中國的飲食習慣遠比歐洲來得健康，德貞還認為中國休閒文化與社交生活同樣足為英國的楷模。他尤其不滿英國劇場演出時間太晚，影響人們睡眠、敗壞社會道德、助長飲酒風氣。如此休閒文化顯示「在英格蘭，我們以彷彿身體一文不值或是擁有不死之軀的方式來過活」。他認為英國的劇場應該向中國的劇場看齊，把演出時間提早。⁴¹ 德貞強調飲酒不只有害健康且敗壞社會風氣，英國的酒館已經成為「巨大的敗德機構」，酗酒惡習是損害勞動階級健康的重要原因。相較之下，中國人飲酒相當節制。雖然烈酒在中國非常便宜且販酒不需要執照，但幾乎無人醉酒。德貞讚嘆說：「在地球上沒有比他們更節制的民族了」。中國人在客人來訪時奉茶，也比英國人以酒待客的習俗來得健康，因為茶雖無營養卻讓人「感受清新、精神振奮」、「增加呼吸運動並且刺激腦部進行更多的活動」。⁴² 德貞嚴厲批評英國人的飲酒習慣並不令人意外。十九世紀不少前往海外的英國人由於生活無聊、缺乏母國的社會約束，再加上廉價酒類供應無虞，常因酗酒而危及健康。一些有海外經驗的英國醫師觀察到這種情形，而在著作中大力強調飲酒的壞處。⁴³ 此外，德貞排斥飲酒和他的傳教士背景也有關聯。

³⁹ Dudgeon, *The Diseases of China*, p. 36; idem, "Diet, Dress, and Dwellings of the Chinese in Relation to Health," p. 332.

⁴⁰ Dudgeon, "Diet, Dress, and Dwellings of the Chinese in Relation to Health," p. 258.

⁴¹ Dudgeon, "Diet, Dress, and Dwellings of the Chinese in Relation to Health," pp. 470-473, on p. 471.

⁴² Dudgeon, "Diet, Dress, and Dwellings of the Chinese in Relation to Health," pp. 300-303, 460.

⁴³ 這類醫學著作的代表作之一，是英國海軍醫官湯瑪斯·超特 (Thomas Trotter, 1760-1832)

十八、十九世紀的教會人士常嚴厲批評海外歐洲人縱酒無度。⁴⁴ 類似反應也見諸英國本土教會人士。一八九〇年代和德貞一樣屬於聯合長老教會的格拉斯哥市長，就發動了抵制販酒業的運動。⁴⁵

德貞批評歐洲飲食習慣和休閒文化的說法，承繼了十八世紀以來西歐有關「文明病」的醫學理論。十八世紀盧梭 (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 之流的社會理論家和醫師認為當時的城市生活、室內工作、精緻飲食和太過貼身的衣服，使得人們偏離自然健康的戶外勞動生活，導致身體疲倦、神經衰弱、體質容易發炎。這些理論家勸告人們若要保持身體健康就應該節制飲食、戒除奢華消費、停止追逐時髦風尚並回歸樸素自然的生活方式。本身曾經因為飲食過度而罹患痛風的英國醫師錢尼 (Thomas Cheyne)，在《英國病》(*The English Malady*) 一書就力陳節制飲食的重要。也有些醫師認為十八世紀商業發展帶來的投機風氣和股市暴起暴落，使得許多人罹患憂鬱症、各種神經疾病乃至引發自殺風潮；啟蒙運動帶來的哲學爭議、政治辯論、沙龍討論和藝文風尚則過度刺激神經系統而引發各種疾病。瑞士醫師綏索 (S.-A.-A.D. Tissot, 1728-1797) 甚具影響力的著作就特別強調，運動不足的生活型態、參與文藝沙龍、閱讀小說和追求時髦對人們健康危害甚大。⁴⁶

德貞論衣著和健康的關係最能凸顯他對文明病的看法。德貞批評羊毛為主的歐洲衣服質料，好似讓人「穿上動物的衣服」，藉此「像受到良好照顧的家畜一般來避免疾病」。德貞認為歐洲文明使得歐洲人的生活狀態遠離自然，有若受到過度照顧的寵物，「喪失牠們原本擁有的疾病忍受力和抵抗力。我們的生活方式導致我們體質衰弱或是因此遺傳到衰弱的體質，以致光靠皮裘和羊毛衣還不足以

於一八〇四年出版的《一篇論酒醉及其對身體之影響的醫學、哲學和化學論文》。參見羅依·波特 (Roy Porter) 編輯的重刊本：Thomas Trotter, *An Essay, Medical, Philosophical, and Chemical on Drunkenness and Its Effects on the Human Body, 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Roy Port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804/1988). 關於此類醫學著作的歷史，參見波特為此重刊本所寫的導論。

⁴⁴ Arnold, *Colonizing the Body*, pp. 80-83; Harrison, *Public Health in British India*, pp. 62-63.

⁴⁵ K. M. McFarland, "Scotland," in *A Companion to Nineteenth-Century Britain*, ed. Chris Williams (Oxford: Blackwell, 2004), pp. 504-520, on p. 511.

⁴⁶ Roy Porter, "Diseases of Civilization," in *Companion Encyclopedia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ed. W. F. Bynum and Roy Port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pp. 585-600. 德貞在文章中提到錢尼這個歷史例子，Dudgeon, "Diet, Dress, and Dwellings of the Chinese in Relation to Health," p. 319.

讓我們保持完美健康」。他認為歐洲人由於吃太多肉而具有發炎體質 (inflammatory constitutions)，因此需要穿羊毛衣來吸收皮膚散發出的氣體和汗水。中國人則由於生活較為沉靜且以米食為主，不致因大量流汗而使衣袍內的棉花凝聚成團塊，即使夏天都能享受寬鬆棉衣帶來的舒適。德貞認為西式衣服設計錯誤，使歐洲人的「肚子，特別是肝臟、腎臟和肺」嚴重暴露於氣候的影響。相反地，長袍則「在冬天能夠讓胸部、腹部、上肢、下肢都保持溫暖」，使得中國人「不會得到腹膜炎、肺炎、急性支氣管炎和肝臟、腎臟以及腸道的急性疾病」。⁴⁷ 德貞認為「衣服穿著必須要能應付天氣變化，而不是為了外觀與炫耀」，要保持健康就要隨著氣候變化來調整衣著。這個道理在動物身上最為明顯，大自然「充滿智慧的安排」，讓動物的毛隨著天氣變化而增長或脫落。中國人的衣著就符合這樣的道理，他們式樣簡單大方的衣服「令人讚嘆地適應季節和溫度的變化」，因為他們衣服「像洋蔥般一層層套上」，而且每層樣式都差不多，因此「不論穿脫都不會妨礙衣著的一致與對稱」。這點男女服飾皆然。德貞認為中式衣著的唯一缺點，就是會讓他們顯得不自然地臃腫且行動不便。然而，既然中國人認為快速走動很不雅觀，而且「坐得起車子的人就不會走路」，這點就不成問題。相反地，英國人經常「快走、跑步和匆匆忙忙，不雅觀又有害健康且會滋生疾病」。他斷言：「所有人都必須承認中國服裝要優於我們的服裝」。⁴⁸

德貞一再強調簡單自然的生活較有益健康，歐洲文明雖比較先進卻有害健康。他感嘆：「在這個進步而不正常的文明時代，生活與環境都如此地複雜造作，重溫一個過往卻仍存在的文明 (bygone yet existing civilization) 較為簡單自然的生活，是錯不了的……」。他甚至認為中國傳統生活方式帶來的健康好處還勝過歐洲的科學：

或許是因為他們更規律地食用當季簡單的食物，或許是因為他們衣著更舒適且適應氣候，或許是因為他們喝的飲料較不刺激，住的房子沒有現代西方所謂衛生科學所帶來的迫切需求，生活規律合宜，早婚，在健康和生病時都更加照顧自己，在肉體、知識和精神上都過著更平靜的生活，抑制自己的激情，理性和聖賢的教誨控制了他們整個生命和所有的行動，不論原

⁴⁷ Dudgeon, "Diet, Dress, and Dwellings of the Chinese in Relation to Health," pp. 331-333, 339.

⁴⁸ Dudgeon, "Diet, Dress, and Dwellings of the Chinese in Relation to Health," pp. 334-337.

因為何……我們可以斷言……中國人的疾病較少……而且他們生的疾病比較容易治療……⁴⁹

除了讚美中國人簡單和諧的生活方式之外，德貞也很欣賞他們規律的作息，並宣稱中國人已經找到一種與大自然節奏協調一致的生活方式。⁵⁰ 德貞認為中國人的生活習慣和態度，使得他們身心都能得到充分的休息而大有益於健康。他指出中國人注重「養生」，「走路步伐緩慢整齊而具有尊嚴，工作步調緩慢穩定，重視休息且頻頻休息。沒有任何事情是匆忙完成的」。除了身體得到充分休息之外，德貞相信中國人也有充分的「心靈休息」(mental repose)。他認為中國「沒有宗教、政治、社會和哲學的集會與討論，也沒有報紙、期刊和雜誌」，因此中國人不會像歐洲人那樣為這些領域的爭議耗費心力甚至激動憤怒，而能保持心靈的和諧平靜。中國學者認為不論修身、齊家、治國，只要遵循孔孟教誨就夠了。德貞說：「他們既然有了他們所需要的一切，西學 (western learning) 又能教給他們什麼呢？」⁵¹ 此言出自職司引介西學的同文館教席，著實令人感到驚訝。

德貞之所以如此強調現代生活所帶來的文明病，有其特定的社會經濟背景。一八七〇年代起蘇格蘭經濟開始陷入漫長的不景氣。製造業者為了因應景氣不佳所帶來的困難，開始精簡人事並調整工廠管理方式來提高生產效率，受僱者的工作負擔和精神壓力隨之增高。⁵² 當時醫學界認為這樣的生活型態對健康不利，尤其會導致神經疾病的增加。德貞文章提到：「據說過去二十五年神經性疾病 (nervous diseases) 幾乎增加了一倍，文明環境所增加的大批死亡，超過科學最佳的努力所能減少的數量」。⁵³ 當時許多醫師都觀察到工作場所更緊迫的要求以及更快速的生活步調，導致人們出現各種身心不適的現象。例如，「國際健康展」叢書所收一篇以〈住屋〉為題的論文，作者杜耐爾 (G. R. Dunell) 也認為現代歐洲都會文明「干擾了作用與反作用的永恆循環 (eternal cycle of action and reaction)」這個「自然造物的基本法則」。為了因應這樣的狀況，「生理學家」

⁴⁹ Dudgeon, "Diet, Dress, and Dwellings of the Chinese in Relation to Health," pp. 258-259.

⁵⁰ Dudgeon, *The Diseases of China*, pp. 63-64.

⁵¹ Dudgeon, "Diet, Dress, and Dwellings of the Chinese in Relation to Health," p. 474.

⁵² McFarland, "Scotland," pp. 515-516.

⁵³ 德貞說他寫此文的目的是要說明情況雖然惡劣，但並不像西方所想像的那般無可救藥，只要根據中國的範例進行改革，還是有可能改善的。Dudgeon, "Diet, Dress, and Dwellings of the Chinese in Relation to Health," p. 461.

正致力研究以設法讓現代人既能享受「人工造作的現代生活」所帶來的好處，但又「不用犧牲我們在較為原始的生活狀態中所具有的活力」。⁵⁴

德貞和杜耐爾等醫師觀察的現象，其實源自十九世紀資本主義生產工具和勞動條件的改變，使得產業經營者必須對時間和空間做更精確地度量、分割和管理，並透過運輸和傳播科技來加速資本、財貨和勞動力的流動速度，因而導致生活步調急速加快的社會變遷。地理學家大衛·哈維 (David Harvey) 曾生動地以「時空壓縮」(Time-Space Compression) 一詞來形容此一社會變化。十九世紀後期隨著生活節奏加快，醫學界出現許多關於生活緊張導致各種身心病症的觀察。對此一主題的討論也不僅限於蘇格蘭一地，而是英、美等資本主義發達地區共同的醫學關切。不少醫師都在著作中批評現代文明對健康的危害，強調樸素自然生活的好處。⁵⁵ 德貞大力推崇中國步調舒緩、少有變動的生活方式，既是透過其在大英帝國邊陲的醫學經驗來回應歐洲中心的重要醫學議題，也批評了工業生產和商業貿易造成的英國社會型態改變，並且透露出他嚮往過去以農業為主、尊重傳統秩序的社會文化。

四、新古典醫學傳統以及德貞對當代公共衛生學說的批評

德貞認為現代都會文明導致各種疾病，傳統農業社會的生活則有益健康。這樣的觀點除了承繼西方醫學十八世紀以來的文明病理論，也有十九世紀英國公共

⁵⁴ G. R. Dunell, "Dwellings," in *Health Exhibition Literature*, vol. XVIII, *Miscellaneous including Jury Awards and Official Catalogue* (London: William Clowes and Sons, 1885), pp. 221-223, on pp. 222, 221. 鼓吹類似觀點的英國醫學著作，可參見 Charles W. DeLacy Evans, *How to Prolong Life: An Inquiry into the Cause of Old Age and Natural Death, Showing the Diet and Agents Best Adapted for a Lengthened Prolongation of Existence* (London: Baillière, Tindall, and Cox, 1885). 關於同一時期美國醫界對類似問題的討論，參見 Anita Clair Fellman & Michael Fellman, *Making Sense of Self: Medical Advice Literature in Late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81).

⁵⁵ David Harvey,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Change* (Oxford: Blackwell, 1990). 哈維以一九八〇年代起，美國財經以及高科技業出現不少高收入專業人員在壯年罹患俗稱「雅痞感冒」(Yuppie Flu) 的不明病因慢性疲勞症狀為例，說明「時空壓縮」所帶來的身心壓力。哈維可能不知道，十九世紀後期的英美醫學界就已經針對生活步調加快對健康的影響提出類似的看法。探討此一課題的英國醫學著作，可參見 Evans, *How to Prolong Life*。關於同一時期美國醫界對類似問題的討論，參見 Fellman & Fellman, *Making Sense of Self*。

衛生運動的背景。快速工業化和都市化帶來嚴重環境衛生問題，使得許多醫學界和公共衛生人士認為鄉村生活遠比都市來得健康。⁵⁶ 一八六〇年代南丁格爾 (Florence Nightingale) 就認為要解決醫院的院內感染問題，應該把都會醫院遷建鄉下，避開市區瘴氣，用鄉間新鮮空氣來沖淡、吹散醫院病人發散出來的感染氣體。⁵⁷ 德貞雖然同樣認為英國都市環境有害健康，卻不認為衛生工程能解決問題，而強調應該改革個人衛生習慣以及奢華浪費的生活型態。就這點而言，他是回歸十八世紀以來強調個人衛生的新古典醫學傳統。德貞認為「人民的習慣」是影響「大城市死亡率」的主因，解決衛生問題的關鍵在於個人道德和行為。⁵⁸ 他質疑英國改善城市用水品質的努力：「我們大城市純淨的用水，抵銷得了錯誤飲食以及其他導致疾病的情況和習慣嗎？」德貞指出格拉斯哥飲用水品質遠勝倫敦而在英國居冠，但當地死亡率卻遠高於倫敦。他認為與其花大筆經費和力氣去改善飲用水供應系統，還不如教導英國人效法中國人只喝煮沸水的好習慣。⁵⁹ 德貞認為浪費的生活習慣與消費文化是英國都會健康問題的主因。他觀察到英人大多使用生煤 (bituminous coal) 而導致嚴重空氣污染，使得大城市經常籠罩在煙塵霧氣之中，衣服容易骯髒，建築物受到污損，除了造成經濟損失之外，「還毒害我們的生命並且導致一長串的疾病」。中國由於燃料使用遠較歐洲節省，而且用的是無煙煤 (anthracite coal)，因此「中國北方一年有四分之三的時間陽光清澈溫暖」，相對地，「倫敦以及我們其他大城每週只有幾個小時的陽光，有時甚至好幾週都見不到陽光」，以致「久居東方的外國人對他們本國惡劣善變的天氣感到焦慮不安」。他還批評英國大城的夜間照明浪費大量燃料又製造污染。德貞認為城市街頭整晚提供照明只會鼓勵各種敗德放蕩的行為。⁶⁰

⁵⁶ Anthony S. Wohl, *Endangered Lives: Public Health in Victorian Britain* (London: Methuen, 1984); Christopher Hamlin, *Public Health and Social Justice in the Age of Chadwick: Britain, 1800-185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40-41.

⁵⁷ Lindsay Granshaw, "‘Upon This Principle I have Based a Practice’: The Development and Reception of Antisepsis in Britain, 1867-90", in *Medical Innovation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ed. John Pickston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2), pp. 17-46, on p. 19.

⁵⁸ Dudgeon, "Diet, Dress, and Dwellings of the Chinese in Relation to Health," p. 440.

⁵⁹ Dudgeon, "Diet, Dress, and Dwellings of the Chinese in Relation to Health," pp. 440-443.

⁶⁰ Dudgeon, "Diet, Dress, and Dwellings of the Chinese in Relation to Health," pp. 410-415, on pp. 410, 411, 414.

德貞對英國都會生活方式的批評，和他成長於蘇格蘭西部且就讀格拉斯哥大學的個人經歷有關。歷史學者麥卡佛瑞 (John F. McCaffrey) 的社會史研究指出，十九世紀蘇格蘭經歷快速的工業化過程，其重工業發展集中西部，德貞的故鄉愛爾郡更是煉鐵業成長最快的區域之一。格拉斯哥則是製造業的中心，以造船和鋼鐵業聞名於世，經濟繁榮和工業發達使其擁有「帝國亞都」(the Second City of the Empire) 的稱號。伴隨工業發展而來的是都市化現象。一八〇一年蘇格蘭只有百分之二十一的人口住在居民五千人以上的城鎮，到了一八八一年這個比例成長到百分之四十八點九。格拉斯哥人口成長尤其驚人，一八〇一年的人口只有七萬七千人，到了一八四一年竟增長接近四倍。一八五一年格拉斯哥人口更佔蘇格蘭總人口百分之十二。⁶¹ 蘇格蘭經濟與都市人口在十九世紀快速成長，但也帶來貧富不均、窮人與貧民窟大增以及嚴重的公共衛生問題。史家注意到蘇格蘭一八三〇年代起「快速攀升、劇烈變動的死亡率，雖然到一八七〇年代中開始下降，但下降速度遠比英格蘭和威爾斯緩慢，而且都市死亡率直到一八九〇年代為止都比鄉村高出百分之四十五以上」。⁶² 十九世紀蘇格蘭都市長期的嚴重衛生問題，不只讓德貞認為英國都市生活有害健康，更促使他藉由在中國的醫學觀察來批評英國的衛生狀況、經濟型態與社會文化。

英國都市環境的惡化促成十九世紀公共衛生運動興起。歷史學家翰林 (Christopher Hamlin) 等人的研究指出，查德威克 (Edwin Chadwick) 等公共衛生推動者企圖以衛生工程技術，來解決資本主義剝削體制引起的健康問題。查德威克依據一套化約論的疾病理論 (reductionist disease theory)，認為疾病純是垃圾和污水散發出的有毒氣體所引起，和個人體質 (constitutions) 關係不大，與新古典醫學認為個人體質和疾病發生關係密切的看法直接牴觸。⁶³ 就像十九世紀上半一

⁶¹ John F. McCaffrey, *Scotland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98), pp. 1-3, 30-31.

⁶² McFarland, "Scotland," pp. 507-508. 也可參見 Irene Maver, *Glasgow*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37-199, see especially pp. 83-89; McCaffrey, *Scotland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p. 7-8, 33-34, 38-39, 77.

⁶³ 關於新古典醫學的特色，參見 Charles E. Rosenberg, "The Therapeutic Revolution: Medicine, Meaning and Social Change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 in *The Therapeutic Revolution: Essays in Social History of American Medicine*, ed. M. J. Vogel and Charles E. Rosenberg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79), pp. 3-25; N. D. Jewson, "Medical Knowledge and Patronage System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Sociology* 8.3(1974): 369-

些反對查德威克的醫界人士一般，德貞回歸傳統醫學觀點，強調透過平衡節制的生活方式與個人衛生習慣來養成健康體質的重要。他認為英國對國民健康問題的關注焦點是「貧民的住屋以及污水的清運處理，較不重視食物和衣著的問題」，而他主張「飲食才是問題的根本。目前流行的理論認為改善外在環境就是消除社會弊病的萬靈丹，這是大錯特錯」。因為「健康就是身體所有器官的和諧運作，要達到這樣的狀況，純淨的空氣、飲水和營養的食物都是必須的」。⁶⁴ 德貞在此回到典型的新古典醫學觀點，而反對十九世紀公共衛生運動的疾病理論。

除了歐洲新古典醫學傳統所提供的理論資源之外，德貞和他的海關同僚對中國衛生狀況的長期觀察，更成為他批評英國公共衛生運動的經驗根據。不少海關醫官觀察到中國城市骯髒的環境，和當地中國人乃至歐洲居民的健康狀態形成強烈對比，因此感到相當困惑。宜昌醫官麥法蘭 (E. P. MacFarlane) 的報告指出，大多數外國人住在城內當地人蓋的房屋，無法避開不良衛生環境散發的氣體。然而，在一八七八、七九這兩年，這些外國人的健康卻相當良好。麥法蘭宣稱宜昌雖然有衛生不良的惡名，但其實是個相當健康的地方。不只中國人，連住在城內的歐洲人都安然無恙。⁶⁵ 福州醫官索莫維爾 (J. R. Somerville) 指出當地「除了所有已知會導致酵素疾病的一般因素之外，還加上有利於發酵和腐化過程的高溫。然而，我們卻享有高度的健康，而且這個港埠已有十一年未曾有外國人感染疫病」。索莫維爾無法對這種異常狀態提出理論解釋，因此謙稱其報告只是「陳述事實」和「蒐集材料」，以供未來研究之用。⁶⁶

許多英國醫師也注意到這種情形和英國主流衛生理論有所矛盾，卻無法做出

385. 關於此一醫學傳統和十九世紀公共衛生運動的矛盾衝突，參見 Hamlin, *Public Health and Social Justice in the Age of Chadwick*, pp. 16-83; idem, "Predisposing Causes and Public Health in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Medical Thought,"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 5.1(1992): 43-70; John V. Pickstone, "Dearth, Dirt and Fever Epidemics: Rewriting the History of British 'Public Health,' 1780-1850," in *Epidemics and Ideas: Essay on the Historical Perception of Pestilence*, ed. Terence Ranger and Paul Slack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125-148. 「新古典醫學」一詞出自 Pickstone 的文章。

⁶⁴ Dudgeon, "Diet, Dress, and Dwellings of the Chinese in Relation to Health," pp. 318-319.

⁶⁵ MacFarlane, "Report on the Health of Ichang for the two years ended 30th September 1880," p. 18.

⁶⁶ Somerville, "Report on the Health of Foochow (Pagoda Anchorage) for the half year ended 31st March 1873," p. 41.

有效解釋。⁶⁷ 德貞則進一步借重這類醫學觀察來反駁英國主流醫學理論。他宣稱：「西方城市的衛生立法所根據的觀念，是令人不舒服和難受的臭味必然有害健康。北京的環境和死亡率似乎打破了這樣的信念。」⁶⁸ 他進而質疑公共衛生學說的實際價值，認為歐洲的公共衛生措施只能緩和但無法根除衛生問題。德貞認為衛生保健不能只是「衛生工程師 (sanitary engineers)、立法者……乃至醫生的責任」，而是每個人「都該根據衛生法則慎思熟慮而行。我們不能拋開個人的責任與關懷」。德貞宣稱：「……中國人儘管對科學無知，卻令人讚嘆地善於適應他們的環境，因而能享受最大的舒適、健康以及疾病免疫力……」。⁶⁹ 德貞認為中國人已經掌握到了維護個人衛生的訣竅，因此他們雖然沒有歐洲的公共衛生措施，也不懂得現代西方的衛生科學，卻能夠維持良好健康。

值得注意的是，德貞雖和十九世紀初反對查德威克的醫師一樣批評公共衛生運動的疾病理論，但是他對英國社會健康問題的診斷卻大不相同。大多數反對查德威克的醫師認為食物不足、缺乏營養導致體質衰弱，是英國窮人的疾病主因；德貞卻認為飲食過度、奢華風尚以及忙碌的生活步調是英國人疾病的主要來源。德貞看法承繼傳統的「文明病」概念，也透露出某種階級觀點：他的保健建議針對的對象是那些經常酒足飯飽的人。這種取向一方面源自新古典醫學的理論遺產：調理飲食起居的醫學主要的服務對象是富裕的病人。⁷⁰ 另一方面，德貞的觀

⁶⁷ J. Rose, "Medical and Topographical Notes on China," *The Lancet* 79(1862): 631; John Dudgeon, "Dr. John DUDGEON'S Report on the Health of Peking for the half year ended 31st March 1873," *Med. Rep.* 6(1874): 11-13; A. S. Dean, "Dr. A. S. DEAN'S Report on the Health of Wuhu, From 1st October 1880 to 31st March 1886," *Med. Rep.* 31(1886): 23-28; J. A. Lynch, "Dr. J. A. LYNCH'S Report on the Health of Chinkiang for the half year ended 30th September 1888," *Med. Rep.* 36(1889): 3-4.

⁶⁸ Dudgeon, "Report on the Physical Conditions of Peking (Second Part)," p. 41.

⁶⁹ Dudgeon, "Diet, Dress, and Dwellings of the Chinese in Relation to Health," pp. 257-258, 482-483.

⁷⁰ 感謝陳正國先生提醒我注意德貞醫學論述中所隱含的階級觀點。關於新古典醫學多數病人的階級背景，參見 Jewson, "Medical Knowledge and Patronage System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李尚仁，〈從病人的故事到個案病歷：西洋醫學在十八世紀中到十九世紀末的轉折〉，《古今論衡》5(2000)：139-146。批評查德威克公共衛生政策的醫師大多有在慈善醫院工作的經驗。此外，翰林雖然認為新古典醫學可能有足夠的資源來建構一套和政治經濟學抗衡的「政治醫學」(political medicine)，但他也承認這只是個大膽假設，因為這套醫學過去向來主要為富裕階級服務。Hamlin, *Public Health and Social Justice in the Age of Chadwick*; idem, "Predisposing Causes and Public Health."

點可能也和他此時私人開業的醫療工作性質有關。他在倫敦傳道會的慈善醫院經常接觸貧窮病人，私人開業接觸的病人則以外國使節、商人和中國士紳官員等富裕人士為主。⁷¹

五、蘇格蘭長老教會神學與德貞衛生思想中的道德經濟和政治經濟

新古典醫學理論強調控制行為以使個人體質和外在環境保持和諧平衡，維護個人健康則有賴節制、自律和責任感；道德和身體 (the moral and the physical) 關係密不可分，醫學診斷和治療方針也隱含道德判斷和價值標準。⁷² 德貞大力強調節儉美德對健康的好處，這也是中國人最讓德貞讚賞之處。例如，他稱讚中國人用水比英國人節省，不論洗澡、沖廁或洗衣服都沒有一點浪費。德貞讚許中國人的衣服「結合了簡單式樣、廉價和經濟」，而且都是冬天農忙季節結束後自家縫製的。相反的，歐洲則花太多費用在追求新穎的衣服款式。⁷³ 德貞認為中國飲食、衣著和起居習慣既健康又經濟，而這兩樣好處其實是一體的兩面。道德經濟與政治經濟在德貞關於個人衛生的討論中是密不可分的。中國人節儉的飲食習慣可以帶來明顯的經濟好處：「在英格蘭一個窮人吃了會挨餓的食物，在中國不只可以養活一個窮人，還可養活他一家人」。他也建議英人泡茶由茶葉改用茶磚，

⁷¹ 德貞早期關於中國窮人的描述見諸於 Dudgeon, *The Third Annual Report of the Peking Hospital under the Care of J. Dudgeon, M.D.C.M. for the Year 1864*, pp. 26-30; idem, *The Fourth Annual Report of the Peking Hospital, in Connexion with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under the Care of John Dudgeon, M.D.C.M. for the Year 1865* (Shanghai: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65), pp. 8-9; idem, "Report on the Health of Peking for the half-year ended 31st March 1871," pp. 10-11. 德貞離開倫敦傳道會後顯然開業成功且收入豐厚，他甚至在一八九七年企圖以華人人頭開設錢莊來包攬經營鐵路與礦務。關於這段插曲，參見于寶軒輯，《黃朝蓄艾文編》（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5），第三冊，頁1897-1899。感謝何漢威先生提供這一則資料。德貞自述其招徠中國士紳階級病人的手法，見於 John Dudgeon, "Medical Missionary Work as an Evangelical Agency," *Chinese Recorder* 15.1(1884): 1-13, on p. 9.

⁷² 關於新古典醫學的這些特色，參見 Rosenberg, "Therapeutic Revolution"; Hamlin, "Predisposing Causes and Public Health."

⁷³ Dudgeon, "Diet, Dress, and Dwellings of the Chinese in Relation to Health," pp. 302, 345.

因為後者便於運輸保存，可使此一飲料更為經濟廉價。⁷⁴ 除了食物消費比歐洲人儉省之外，中國人烹飪使用燃料的方式也比較經濟：「北方家庭烹飪的方式很經濟，燒飯的火還用來溫暖屋子和床鋪。暖氣管就通過床下。」⁷⁵ 德貞認為這些生活的經濟智慧都值得歐洲人效法。

德貞對於節儉的強調和對浪費的批評，與他出身蘇格蘭長老教會的背景有密切關係。蘇格蘭長老教會的喀爾文神學思想 (Calvinism) 認為自然資源是上帝給人類的恩賜，人類有責任善加利用，不該有任何浪費。因此長老教會非常強調節儉，高度推崇勤勞和效率，並且嚴厲譴責怠惰與浪費。蘇格蘭的自然神學思想認為，節儉對道德經濟、政治經濟乃至自然經濟 (Nature's economy) 都具有無比的重要性。這種思想深刻地影響了十九世紀英國自然哲學 (natural philosophy)、社會學說和政治經濟思潮。例如，和格拉斯哥煉鋼與造船工業關係匪淺的自然哲學家威廉·湯森 (William Thomson, 1824-1907，後受英王封爵為 Lord Kelvin)，在處理如何有效提高蒸氣引擎動力效率等實際產業問題時，就深受此一神學思想的啟發，從而發展出他關於「功」(work)、「能量」和「浪費」(waste) 的物理學概念，為現代熱力學的創建奠定基礎。事實上，十九世紀投入能量物理學 (energy physics) 研究的蘇格蘭自然哲學家 (natural philosophers) 都深刻受到這套自然神學的影響。⁷⁶ 蘇格蘭長老教會對節儉的強調也形塑了德貞對於健康的道德

⁷⁴ Dudgeon, "Diet, Dress, and Dwellings of the Chinese in Relation to Health," pp. 297, 311. 德貞對於節省食物的重視有其社會經濟脈絡，因為十九世紀的英國，食物佔勞動家庭支出的大宗。當時一般烹飪指南文章，有時還會夾帶幾句關於正確飲食和節儉習慣的政治經濟學議論。「國際健康展」叢書中一篇討論烹飪原理的文章就批評英國人燉湯 (stew) 的方法不當，火開太大，其實是在煮湯、滾湯 (boil, simmer)，結果把肉都燉老了，而且還浪費燃料。作者認為英國「由於大自然賦予了豐富的燃料而遠離正確的品味」，在「一噸煤只要五英鎊的情況下」，英國人沒辦法學會正確的烹飪方法。相反地，法國和義大利由於燃料很貴，浪費燃料的錯誤烹飪方式會毀掉一個家庭的經濟，反而造就他們既經濟又高品質的烹調藝術。Sept. Berdmore, "The Principles of Cooking" in *Health Exhibition Literature*, vol. IV, *Health in Diet* (London: William Clowes and Sons, 1884), pp. 163-250, on pp. 205-206, 250.

⁷⁵ Dudgeon, "Diet, Dress, and Dwellings of the Chinese in Relation to Health," p. 317.

⁷⁶ Crosbie Smith and M. Norton Wise, *Energy and Empire: A Biographical Studies of Lord Kelv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Crosbie Smith, *The Science of Energy: A Cultural History of Energy Physics in Victorian Britain* (London: Athlone Book, 1998). 關於這套神學思想對政治經濟學以及社會思潮的影響，可參見 Boyd Hilton, *The Age of Atonement: the Influence of Evangelicalism on Social and Economic Thought, 1795-1865*

經濟的看法。觀諸此一神學思想當時在蘇格蘭各個思想學術領域所起的重大作用，德貞深受其影響並不足為奇。德貞也不是孤立的例子，事實上蘇格蘭自然哲學關於能量的觀念早已滲透到當代醫學理論中。德貞自承由邱奇（A. H. Church）所著的《食物》一書獲益良多，此書就把「人體這個複雜而活生生的機器」比擬為蒸氣引擎，兩者都需要使用燃料：前者是每天吃的食物，後者是煤炭；兩者都靠氧氣燃燒使得燃料中「工作的力量或是潛在的能量以熱和運動的方式釋放出來」。而燃燒過後都會產生水和廢物（煤灰、糞便）。釋放出來的能量在人體中用來維持體溫或成為身體運動的力量。⁷⁷ 德貞本人也曾透過能量和工作的經濟概念架構，來探討中國的食物和勞動的關係。在談到中國的農耕方式時，他形容說：

中國巨大的人類機器（human machine）是由血肉之軀所構成，它的運作要比蒸氣和鋼鐵機器來得便宜。人和牛就是東方的火車頭和機械，那裡的勞動力既豐富又便宜，只吃一點米或小米以及少許豆類與蔬菜的肌肉與骨頭，是外國機器難與之競爭的。他們園藝般的耕作方式所具備的勤勞、技藝、耐心與徹底，造就了他們也使他們能夠生存下去。⁷⁸

雖然德貞也強調有效運用資源的重要，並且對浪費極度反感，但是他和湯森這類能量物理學家也有重要的差異。能量物理學家關心的是工業問題，他們的觀點和格拉斯哥的工業文明與都會文化關係密切。相對地，德貞關心的焦點則是農業，而且相當排斥當時英國的都會文化。

德貞對節儉的強調既出自道德立場與醫學關切，也有政治經濟學的考量。⁷⁹ 他認為奢華有害生產：「所有奢侈品的消費都可說是不具生產力的。它或許可以產生一些暫時的工作機會，卻摧毀掉資本。這些資本如果省下來，足以長久增添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5). 此書對十九世紀英國神學思潮和醫學理論之關係也有相當有趣的討論。

⁷⁷ Dudgeon, "Diet, Dress, and Dwellings of the Chinese in Relation to Health," p. 260; A. H. Church, *Food: Some Account of Its Sources, Constituents, and Uses* (London: Chapman and Hall, 1882), pp. 1-2.

⁷⁸ Dudgeon, "Diet, Dress, and Dwellings of the Chinese in Relation to Health," p. 478.

⁷⁹ 對節儉的強調常見諸這段期間的道德哲學與政治經濟學著作，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是 Samuel Smiles, *Thrift* (London: John Murray, 1875); 關於此一主題的醫學意見則可參見 George Vivian Poore, "Thrift in Its Relation to Health; or, the Right Use of Refuse," in *Health Exhibition Literature*, vol. IX, *Health in Relation to Civic Life* (London: William Clowes and Sons, 1884), pp. 215-252. 感謝陳正國先生向我指出 Smiles 這本書的重要性。

支付工資的財源」。德貞認為簡單節制的飲食和「口味與責任感」相輔相成。⁸⁰這樣的觀點和邱奇的看法類似，後者在《食物》一書中就特別強調飲酒對身體的害處及其帶來的經濟浪費。⁸¹

十九世紀英國的都市衛生問題與其經濟型態密切相關，然而，德貞並不認為促進個人健康與追求經濟繁榮有所矛盾，反而是有相輔相成的關係。德貞對於健康的道德經濟和國家的政治經濟之間關係的看法，除了見諸其對飲食健康的討論之外，也明顯呈現在關於糞便處理方式的主張。翰林的研究指出，水肥該如何處理是十九世紀英國公共衛生運動的重大議題。十九世紀英國主要有三種污水處理方法。查德威克主張直接將污水排放到城外的農地，利用陽光曝曬和土壤吸收來消毒回收這些水肥。第二個辦法則是將水肥沉澱處理後，固態物質回收利用，液態部分淨化後排入河川。第三種「乾式處理法」(Dry Method) 根本不用抽水馬桶和下水道，而由市政當局派遣水肥車定期回收糞便。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的公共衛生推動者對有機物質腐敗過程憂心忡忡。根據萊比的農業化學理論和疾病酵素說，腐敗過程既是肥料來源也可釀成疫病。從自然神學 (natural theology) 的角度來看，人類吃了土地生長的食物之後，排泄的糞便轉而製成肥料，用來灌溉農地以恢復土地的生產力，此一循環充分彰顯了上帝制定自然法則的高明智慧，在糞便中就可以看到上帝對人類的恩典。根據疾病酵素說，水肥萬一處理不當將會釀成疫病大禍。如何處理水肥以增進農業生產並預防疾病，在英國既是緊迫的公共衛生問題，也被賦予了政治經濟學的重要性與宗教意涵。⁸²

中國一般的水肥處理方式和「乾式處理法」類似，只不過中國多半是私人蒐集水肥來供應農家使用。海關醫官觀察到由於中國人把糞便當肥料使用，因此不至於像歐洲城市那樣流入排水溝甚至造成淤積。⁸³ 漢口海關醫官瑞德認為如此處

⁸⁰ Dudgeon, "Diet, Dress, and Dwellings of the Chinese in Relation to Health," p. 324.

⁸¹ 邱奇根據英國截至一八七六年三月底為止所徵收的酒類稅捐，估算英國人每年花在酒上面的金錢高達一億三千萬英鎊左右，對英國經濟和國民健康造成莫大的損失。Church, *Food*, p. 183.

⁸² Hamlin, "Providence and Putrefaction," pp. 393-394.

⁸³ 德貞認為乾式回收法「和中國的處理方式類似」，顯然是向中國人學來的。參見 Dudgeon, "Diet, Dress, and Dwellings of the Chinese in Relation to Health," p. 444. 海關醫官對於中國水肥處理方式的觀察和評論，參見 Jamieson, "Report on the Health of Shanghai for the half year ended 30th September 1871," p. 34; Rennie, "Report on the Health of Foochow for the year ended 31st March 1881," p. 51; Dudgeon, "Report on the Physical Conditions of Peking (First Part)," p. 76.

理糞便的方式「有效率、有利潤但令人不舒服」。⁸⁴ 德貞根據他對中國水肥處理方式的觀察，對英國公共衛生學說和政策提出進一步的批評。他反對公共衛生運動廣建下水道系統的做法，認為用密不通風且不見天日的方式來排放污水，有機穢物無法得到陽光照射以及足夠的空氣來進行氧化作用，反而失去消毒的機會。萬一這些密布住家街道地下的排水管發生滲漏，會形成極危險的疾病來源。德貞還引述英國一些批評下水道排水管設計、製造以及工程品質的文章，宣稱這種滲漏現象不只無法避免而且相當普遍。⁸⁵ 德貞認為農村人口的流入是都市擁擠髒亂的根本原因，倚賴污水下水道等公共衛生措施是治標不治本。他宣稱：物質文明「帶來的需求迫使我們採用乍看之下最為方便的系統」，而污水下水道系統造成「河川污染、魚類毀滅和最有價值的肥料損失，都沒被列入考量」。更嚴重的是這套系統對改善衛生不只無用反而有害。⁸⁶

德貞根據他在中國的觀察，進一步指出中國人毫無水肥處理工程技術也無垃圾清運制度，卻能維持良好健康，原因之一是中國街道沒有鋪設路面，使得土壤除臭殺菌的功能能夠充分發揮。此外，這些「寬敞的街道讓空氣能夠自由流通而能稀釋有毒的蒸氣 (vapours)。空氣中氧氣的作用消除了腐敗有機物質堆積造成的危險。不受窒礙的風經常吹拂北京和中國其他城市，空氣不斷氧化摧毀腐敗物質」。⁸⁷ 德貞指出「中國根本就沒有抽水馬桶」，城市也沒有下水道系統，從糞坑蒐集的水肥由挑夫和糞車用沒有加蓋的桶子運到鄉下充作肥料，卻不會引發疾病，這也是因為空氣流通的氧化作用加上陽光曝曬消毒以及土壤的吸收效果，使疫病威脅消弭於無形。⁸⁸ 英國城市要以水肥車挨家挨戶蒐集糞便，會有實際執行上的困難。蒐集工作若要符合衛生原則就必須普及、切實且次數頻繁，不只得動用大量人力而且需要有效管理監督。⁸⁹ 這些問題在中國卻不存在，因為中國城市街頭總是有大批拾荒者靠蒐集水肥過活：「人糞是如此有價值的肥料，以致於有大批人於傍晚或清晨在街上蒐集。」德貞認為奢華浪費的歐洲已經看不到這種勤

⁸⁴ Reid, "Report on the Health of Hankow for the half year ended 30th September 1871," p. 44.

⁸⁵ Dudgeon, "Diet, Dress, and Dwellings of the Chinese in Relation to Health," pp. 445-458. 污水排水設計施工的工程技術問題所引發的爭論與批評，是導致查德威克失勢下臺的原因之一。見 Hamlin, *Public Health and Social Justice in the Age of Chadwick*, pp. 302-334.

⁸⁶ Dudgeon, "Diet, Dress, and Dwellings of the Chinese in Relation to Health," p. 439.

⁸⁷ Dudgeon, "Diet, Dress, and Dwellings of the Chinese in Relation to Health," pp. 425-426.

⁸⁸ Dudgeon, "Diet, Dress, and Dwellings of the Chinese in Relation to Health," pp. 436-445.

⁸⁹ Hamlin, "Providence and Putrefaction," pp. 393-394.

儉美德了，他感嘆說：「難道我們得進口中國人來教導我們的窮人如何過活嗎？」在德貞看來，中國人勤儉的生活方式要比英國的公共衛生設施更能防止疾病發生。因此他同情香港的中國居民抗拒殖民政府強制引進的抽水馬桶。⁹⁰

德貞對英國公共衛生措施的批評，和他對中國水肥處理方法的推崇，頗類似英國十九世紀中期公共衛生政策辯論中部分反對污水下水道的論點。例如，菲德列克·克普 (Frederick Charles Kerpp) 就認為細心以糞便施肥來恢復地力的做法，使得中國能夠養活全世界最龐大的人口。英國化學家威廉·米勒 (William Allen Miller) 從有機化學的角度討論此一議題時，也強調「人類糞尿含有比一般農場堆肥高出很多的氮化合物和磷酸鹽，是具有極高價值的肥料」。他舉的佐證之一就是中國農業廣泛使用糞便作為肥料的做法，並且感嘆說「以優越文明自豪」的英國人卻把這麼寶貴的資源沖到海裡，浪潮沖刷下有不少水肥堆積在河邊與海岸形成「令人厭惡的爛泥堆，在日曬、水浸、最易腐敗的環境中，散發出致病氣體 (effluvia)，不斷污染我們大城鎮的空氣」。⁹¹ 翰林的研究指出維多利亞時代關於糞便處理方法的不同主張，與倡議者的社會觀點、政治經濟主張乃至神學立場都關係密切。當代法國歷史學家科邦 (Alain Corbin) 也認為一個社會對待排泄物的態度與處理排泄物的方式，其實展現出這個社會對秩序的看法和權力運作的方式。⁹² 從這個角度來看，德貞在一八八〇年代的衛生觀點所透露的政治經濟願景與社會理想，和十九世紀中期英國公共衛生運動推動者大異其趣。

六、健康的政治：土地改革和衛生保健

查德威克的公共衛生構想和政策，與一八三〇、四〇年代自由放任的經濟思想有內在的聯繫。公共衛生運動的疾病理論刻意忽略甚至貶低休息、食物、保暖

⁹⁰ Dudgeon, "Diet, Dress, and Dwellings of the Chinese in Relation to Health," pp. 428-433, 449-450, on pp. 429, 432.

⁹¹ Hamlin, "Providence and Putrefaction," on p. 399; Frederick Charles Kerpp, *The Sewage Question: Being a General Review of all Systems and Methods Hitherto Employed in Various Countries for Draining Cities and Utilising Sewage* (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1867), p. 11; William Allen Miller, *Elements of Chemistry: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vol. III, *Organic Chemistry* (London: Parker, Son, and Bourn, 1862), p. 830.

⁹² Hamlin, "Providence and Putrefaction"; Alain Corbin, *The Foul and the Fragrant: Odor and the French Social Imagination*, trans. Miriam L. Kochan (London: Picador, 1994), p. 269.

乃至心靈平靜等傳統醫學理論所強調的健康要素，從而否認勞動階級的健康問題與薪資過低以及工廠惡劣工作條件有關。查德威克宣稱都會疾病問題可用衛生工程技術加以解決，不需規範工廠的勞動條件，從而支持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⁹³ 十九世紀上半蘇格蘭長老教會改革派牧師查爾莫斯 (Thomas Chalmers) 倡議的「基督教政治經濟學」(Christian political economics)，也強力支持自由放任的政治經濟主張。歷史學家希爾頓 (Boyd Hilton) 指出，查爾莫斯這類福音派 (evangelicalism) 基督教政治經濟學家認為，「上帝根據自由放任 (*laissez-faire*) 的路線來管理物質世界，就這個意義而言，祂很少干涉祂自己創設的機制 (mechanism)。因此人類也不該妄加干涉」。查爾莫斯是馬爾薩斯學說的支持者，相信人口成長會超過糧食成長是上帝制定的自然律則。他認為崩壞和重生的循環是上帝制定的自然運作法則，人口成長過快引起的飢荒災難或是自由貿易景氣循環帶來的蕭條痛苦，正是有罪的人類必須經歷的贖罪過程。⁹⁴ 查爾莫斯這些看法對蘇格蘭神學與社會思想影響深遠。

德貞對英國公共衛生學說的批判以及對中國衛生狀況的正面評價，則呼應了重農、反對自由貿易的政治經濟主張。他這些觀點和查爾莫斯可說完全相左。例如，德貞不認為糧食生產會趕不上人口成長帶來的需求。他說中國人在附近海域大量捕魚已有兩、三千年歷史，中國政府也沒有保護漁業資源的法規，卻未見漁產有減少現象。這點「決定性地證明了海中魚類是不會枯竭的」。⁹⁵ 查爾莫斯認為晚婚這樣的「道德約束」(moral restraint) 有助於防止下階層民眾陷入貧窮，德貞卻對英國人的晚婚現象不以為然。他認為「歐洲人結婚太晚了」，相反地，中國人早婚的習慣雖有其弊端卻仍是較好的習俗。德貞說西方人結婚就要自立門戶，「生活費、家用、僕人工資、追求時髦等費用，使得歐洲年輕人無法早婚。他必須花費生命中最好的時光等待，直到籌足錢為止。這段時間他的生活方式可能對他的健康乃至這個民族的男性氣概 (manhood) 都有害……兒子被逼到世界各角落尋找財富，斷絕了家庭關係以及所有情感、道德和宗教的約束。尤其是那些到異教世界的人。最後富裕的父親過世時雖然把錢留給兒子，但已經來不及挽

⁹³ Hamlin, *Public Health and Social Justice in the Age of Chadwick*.

⁹⁴ 查爾莫斯在神學上為馬爾薩斯學說的辯護，可參閱 Thomas Chalmer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Bible," *North British Review* 2(1844-1845): 1-51; 關於查爾莫斯的「基督教政治經濟學」，參見 Hilton, *The Age of Atonement*, esp. pp. 17, 114.

⁹⁵ Dudgeon, "Diet, Dress, and Dwellings of the Chinese in Relation to Health," p. 288.

回一個邪惡浪蕩的生命。他們就算沒有死在海外，回來時身體也已經敗壞」。相反地，中國父親在兒子有自立能力前，會收容、照顧他和他的家庭，早婚的中國男子不至因為年輕時過著放蕩的單身生活而損害身體健康。他承認：「要採用中國的方式，我們必然得改變我們家庭的安排，但是這可以確保我們得到更大的健康、經濟和幸福。」⁹⁶

查爾莫斯堅定擁護自由貿易政策。⁹⁷ 德貞則強烈批評工業經濟和商業文明帶來的傷害：「可悲的是我們的工業和生活方式，使得原本在鄉村繁榮快樂的人必須離開家鄉來到大城。」他擔心「當全世界的市場都飽和」，其他國家也建立起自己的製造業之後，就沒有新的市場可供開拓。此時英國「這個大致已經放棄掉農業的古老國家要做什麼呢？一個國家不能永遠靠製造業維生……」德貞尤其不滿自由貿易帶來進口的農產品和奢侈品：「……我們用於奢華和飲酒的巨大耗費可以用在必需品上；增加小農地來生產能滿足樸素口味的食物，從國外進口的穀物和肉類就會減少。我們若要追求繁榮，就不該進口那麼多食品，我們應該主要靠國內生產的物資來維生。」⁹⁸ 德貞顯然厭惡自由放任的商業文化帶來競爭壓力和生活緊張：「我們將工業與競爭推到極致，我們的社會急務凌駕於哲學之上。在商業、思想、宗教爭議以及黨派政治等領域我們無一不爭。這損害我們的健康，提高我們的死亡率。」⁹⁹

既然德貞的道德經濟觀深受十九世紀蘇格蘭長老教會神學的影響，那麼他對這些政治經濟議題的看法，為何和查爾莫斯這位重要的長老教會神學家有如此大的差異？雖然德貞和查爾莫斯屬於長老教會不同的派別，自一八七〇年代起，德貞所屬的聯合會和查爾莫斯領導的自由教會，在政治以及許多議題立場上都相當一致，因此教派不同難以解釋兩者差異。¹⁰⁰ 世代之別可能更加重要。查爾莫斯

⁹⁶ Dudgeon, "Diet, Dress, and Dwellings of the Chinese in Relation to Health," pp. 474-477.

⁹⁷ Hilton, *The Age of Atonement*, pp. 36-70, 115-162.

⁹⁸ Dudgeon, "Diet, Dress, and Dwellings of the Chinese in Relation to Health," pp. 478-479.

⁹⁹ Dudgeon, *The Diseases of China*, p. 63.

¹⁰⁰ 蘇格蘭長老教會在十九世紀發生分裂，查爾莫斯和他的支持者在一八四三年脫離和貴族與大地主親近且大學教職任命上享有特權的舊勢力代表「建制教會」(Established Church)，另外成立「自由教會」(Free Church)。自由教會的政治經濟立場較接近新興的工業家和商人。德貞所屬的聯合會，則是之前就已脫離建制教會的團體於一八四七年聯合組成的。這段歷史可以參考 McCaffrey, *Scotland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p. 23, 37-38, 72-73; Smith, *The Science of Energy*, pp. 3-4, 15-30, 319.

是十九世紀上半福音派的代表人物，其嚴厲的神學思想強調人生在世是個贖罪過程。相對地，「道成肉身論」(Incarnationist) 的神學思想在德貞的時代成為主流，主張人生在世應該效法基督來完善自己，重視慈善工作以及利用知識來改善人類處境，並且相信凡人可臻完善。¹⁰¹ 相較於馬爾薩斯和查爾莫斯陰鬱悲觀的論點，德貞對利用自然資源來增進幸福的看法較為樂觀。德貞和查爾莫斯另一個重要的差異，在於前者透過新古典醫學的道德經濟角度來分析社會與健康的關係，後者則透過自由放任的政治經濟學觀點來看待這些議題，其立場和查德威克較為接近。¹⁰²

除了不同時期宗教潮流的差異之外，更重要的因素或許是十九世紀晚期蘇格蘭經濟狀況的改變。史學家麥卡佛瑞指出，一八七〇年代蘇格蘭經濟開始衰退，鋼鐵工業首當其衝，造船業自一八八〇年也開始走下坡。同一時期從澳洲和美國進口的牛肉和羊毛強烈衝擊英國農業，兩者價格下跌重創了蘇格蘭畜牧業。在享受相當時間的經濟榮景之後遭逢如此改變，使得蘇格蘭於「一八八〇年代又重新興起關於社會性質與財富分配問題的辯論」。¹⁰³ 德貞也加入這一波討論，以他在中國的觀察和經驗為根據，對貿易、都市衛生、農村經濟和土地改革等議題提出建言。¹⁰⁴ 他尤其強調改革土地所有權制的重要性，認為這是解決英國社會問題的關鍵。他以中國為例，指出「中國土地就像印度一樣分割成數以百萬計的小農地……或可稱得上每個家庭都擁有自己的土地，生老病死皆於斯」。他認為這樣的土地財產狀況和經濟型態為中國帶來社會的穩定與人民的健康。德貞認為現代大農場導致農村人口流失，造成種種社會、經濟與衛生問題。他認為「……失去農業的國家不可能永遠偉大或歷久不衰」，主張要讓「農場工人在住所旁邊擁有一塊牧地和幾畝田來養牛和其他家畜……應該在工資不受影響的情況下讓工人擁有足夠的土地供他和家人耕作」，如此才能「吸引人們留在鄉下」。此外，英

¹⁰¹ Hilton, *The Age of Atonement*; McCaffrey, *Scotland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 72.

¹⁰² 查德威克改革濟貧法，企圖透過嚴苛的規定來阻止還有工作能力的窮人尋求政府救濟，查爾莫斯則根本反對以法律強制手段讓政府用納稅人的錢從事濟貧工作，並且主張廢除濟貧法。查爾莫斯曾就貧窮、疾病以及濟貧法等議題，與反對查德威克的蘇格蘭醫師艾利森 (William Pultney Alison) 進行公開辯論。參見 Hamlin, *Public Health and Social Justice in the Age of Chadwick*, pp. 74-83.

¹⁰³ McCaffrey, *Scotland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 78.

¹⁰⁴ John Dudgeon, M.D., C.M. PEKING, *The Land Question, with Lessons Drawn from Peasant Proprietorship in China* (Glasgow: James Maclehose & Sons, 1886).

國人也應該改變飲食習慣：「如果蔬菜在英國人飲食中所佔比例提高，那麼城市擁擠狀況將得以減輕……有些人口會從城市回流到鄉村。」¹⁰⁵

認為自耕小農制可為經濟和社會帶來好處的想法並非德貞獨到的創見。不少歷史學家認為蘇格蘭在十八世紀由貧窮落後步入快速經濟發展的過程，農地產權起了關鍵作用。擁有土地的自耕農 (yeomen) 為追求自身利益，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扮演積極而重要的角色。亞當斯密 (Adam Smith) 和休謨 (David Hume) 等思想家都認為，和佃農制度比起來，讓農民擁有小塊土地的自耕農制度更能激勵農業創新改革，提高效率和利潤。出生於格拉斯哥，一生投入印度殖民事業的蒙洛爵士 (Sir Thomas Munro, 1761-1827)，在印度推動的行政與土地改革就是依循這樣的想法。¹⁰⁶ 在這樣的歷史與思想傳統下，難怪德貞會把印度和中國相提並論。德貞對此一問題的看法不只是蘇格蘭的歷史遺緒而已。蘇格蘭本身的土地改革問題在一八七〇、八〇年代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美國土地改革家亨利·佐治 (Henry George) 在一八八〇年出版的《進步與貧窮》 (*Progress and Poverty*) 成為英國的暢銷書，他於一八八二年造訪格拉斯哥更受到熱烈歡迎。蘇格蘭支持土地改革、代表農場佃農 (crofters) 的政治力量，在一八八〇年代成立政黨並推出候選人參與選舉。¹⁰⁷

針對這個熱門議題，德貞主張英國應該仿效中國的土地產權制度和生活型態，以解決城鄉不平衡的弊端，甚至還可紓解愛爾蘭移民潮，解決愛爾蘭騷動不安的局勢。一八四〇年代愛爾蘭的飢荒使得大批移民到蘇格蘭尋找生計，一八七〇年代中期，愛爾蘭的農業蕭條又導致另一波移民潮。這些移民大都前往蘇格蘭西部，格拉斯哥的人數尤其眾多。一八五一年愛爾蘭裔就已經佔該市人口百分之十八，此一比例不只遠高於英格蘭與威爾斯的百分之二點九平均值，也超過蘇格蘭整體平均值百分之七點二甚多。這些愛爾蘭移民大多是缺乏技能的窮人，以低廉工資來爭取工作機會。衣衫襤褸甚至有病在身的愛爾蘭家庭在街頭流浪，是當

¹⁰⁵ Dudgeon, "Diet, Dress, and Dwellings of the Chinese in Relation to Health," pp. 477-482, on pp. 477, 480-482.

¹⁰⁶ Martha McLaren, *British India & British Scotland, 1780-1830* (Akron: The University of Akron Press, 2001), see especially pp. 192-223; Eric Stokes, *The English Utilitarians and India*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3), pp. 81-139. 感謝陳正國先生指出這點，並指點我參閱這兩本著作。

¹⁰⁷ McFarland, "Scotland," pp. 515-516; Maver, *Glasgow*, pp. 149-153.

時蘇格蘭城市常見景象。傳染病受害者中，貧窮的愛爾蘭人佔相當高比例，而他們居住的貧民窟更被視為「熱病淵藪」(fever nests)。¹⁰⁸

德貞把英國都市的衛生問題歸罪於愛爾蘭人，認為「愛爾蘭移民湧進我們的大工業中心。這個民族的習慣、生活方式和語彙，讓他們成為不受歡迎的鄰居，使得我們擁擠和勞力過剩的問題嚴重複雜化」。他還認為在愛爾蘭大飢荒之前，「大不列顛的大城市幾乎不知道什麼是不衛生的環境。其實是同一群人降低了我們城市的衛生水準和塞滿我們的監獄與濟貧收容所」。德貞認為由於愛爾蘭人的惡劣習性，再加上他們帶來的「尖銳宗教敵意以及對社會改革的阻擾」，問題似乎沒有解決的希望。¹⁰⁹ 唯一治本之道是解決愛爾蘭的農村經濟問題，而最好的辦法是仿效中國的小農模式對愛爾蘭農村進行土地改革。此外，德貞認為應該鼓勵愛爾蘭農家像中國農家般家家戶戶養豬：「這是一種規模更廣的『自治』(Home Rule)，可以使愛爾蘭重生為和平繁榮的國家」。德貞認為這樣的計畫「特別適合愛爾蘭。只要把馬鈴薯換成稻米，設法讓那裡的人清醒勤奮，那麼在世界上就找不到有任何和中國人更像的民族了」。¹¹⁰

在德貞的論述中，中國的社會文明和生活方式幾乎可以提供解決英國所有主要政治經濟問題的方案。在這種信念背後，德貞的社會願景是個強調社會位階與秩序、尊重權威、以農業經濟為主、回歸傳統價值觀的保守社會。因此，他稱讚中國人每個人的衣著都和其位階相符，不像歐洲許多人都穿著和身分不相稱的衣服，無法由服裝來區辨地位。他讚許中國人認命、無爭、守本分的生活哲學：「他們的世界很少起伏。萬般皆是命，而他們也安於自己的命運。」¹¹¹ 德貞主張用強制規範讓英國人遵循早睡早起的規律生活，對「衣服和各種道德事務實施更嚴格的檢查制度，對於環繞在戲院、音樂沙龍、酒館等場所感染我們大城市的道德疾病溫床，要施加更多正義的監視」。¹¹² 德貞是懷舊的保守派，他理想中的社會秩序是傳統的家父長專制 (paternalism)，而這也正是新古典醫學昌盛時期的社會狀況，因此他的社會思想和他的醫學衛生思想是一致的。¹¹³ 德貞明白這種

¹⁰⁸ McFarland, "Scotland," pp. 507-508; Maver, *Glasgow*, pp. 37-199, see especially pp. 83-89; McCaffrey, *Scotland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p. 7-8, 33-34, 38-39, 77.

¹⁰⁹ Dudgeon, "Diet, Dress, and Dwellings of the Chinese in Relation to Health," p. 460.

¹¹⁰ Dudgeon, *The Land Question*, p. 57.

¹¹¹ Dudgeon, *The Diseases of China*, p. 63.

¹¹² Dudgeon, "Diet, Dress, and Dwellings of the Chinese in Relation to Health," pp. 345-346, 472.

¹¹³ 關於新古典醫學的社會脈絡，參見 Jewson, "Medical Knowledge and Patronage System";

想法在當時英國社會很可能會被視為不合時宜。他坦承很多人會認為他的建議是粗糙的烏托邦想法，也明白他的主張可能不被接受，他擔心許多人在讀了這些文字之後「會大聲驚呼：『用中國的方式生活，這還值得活嗎？』」¹¹⁴

七、結論

如果說十八世紀伏爾泰是透過對中國理想社會的描繪和想像，來批評歐洲的專制王權社會，那麼德貞可說是透過強調中國社會型態對健康的好處，來批評他眼中英國工商社會和消費文化的種種弊病。雖然，這樣的觀點不論在十九世紀來華西方醫師當中，或是在英國帝國醫學的大潮流中都屬少數。然而，在英國帝國與殖民醫學史上，德貞不是絕無僅有的例子。十八世紀之後偶爾仍有少數西方醫師和科學家以「美好的東方」為例，來批評其所認定的西方文明弊端和鼓吹其醫療保健主張。殖民醫學史家哈里森 (Mark Harrison) 曾提到兩個例子：一九四〇年代英國研究營養不良疾病的醫師麥克嘉里森 (Robert McCarrison, 1878-1960) 在觀察興都庫什 (Hindu Kush) 地區琿查民族 (Hunza people) 的健康狀況之後，認為他們自然簡單的生活方式，以及「利用肥料把一切回歸到土地」的農業技術所栽種出來的食物，使得他們享有良好的健康與體魄。在一九〇五到一九二四年間擔任印度殖民政府「帝國經濟植物學家」(Imperial Economic Botanist) 的亞伯特·霍華 (Sir Albert Howard) 也持類似觀點。¹¹⁵ 當然，在不同時期不同社會脈絡下，這些西方醫師和科學家的動機與論證也不盡相同。這種類型的「東方主義」(orientalism) 是個值得進一步研究的課題，因為它提供機會讓史學家對歐洲帝國醫學的多種樣態有更完整的觀照，乃至更深刻地理解西方醫學和非西方社會的複雜關係。

John V. Pickstone, "Medicine, Society and the State," in *The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Medicine*, ed. Roy Port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304-341. 「家父長專制」(paternalism) 一詞出自 Pickstone 對這段時期醫學與社會的描述。

¹¹⁴ Dudgeon, "Diet, Dress, and Dwellings of the Chinese in Relation to Health," p. 484.

¹¹⁵ Mark Harrison, "Medicine and Orientalism: Perspectives on Europe's Encounter with Indian Medical Systems," in *Health, Medicine and Empire: Perspectives on Colonial India*, ed. Biswamoy Pati & Mark Harrison (London: Sangam Book, 2001), pp. 39-87, on p. 80. 哈里森對這兩位醫師的經歷和學說並沒有作進一步的分析討論。

德貞這個例子之所以值得深入研究，不只因為他對中國衛生狀況和社會文化的看法特殊，更因為他的觀點在一八七〇年到一八八〇年之間有重大轉變。從起初認為中國人是懂衛生科學的骯髒民族，抱持藐視、批評與啓蒙教化的優越心態，後來卻幾近全面讚揚中國生活方式有益健康，甚至鼓吹歐洲向中國學習。如此轉變當然和德貞個人經歷與偏好有關。絕大多數來華工作的英國醫師，不論是傳教醫師或海關醫官，即使他們在中國生活了十幾二十年，最後仍會返回母國。德貞卻選擇在中國終老，他顯然真正喜歡上中國的生活，這當然會影響他對中國社會的醫學看法。¹¹⁶ 他寫作預設的讀者對象也可能影響他的行文。他關於中國衛生狀況最正面、最有系統的討論，是為英國推廣民眾衛生教育的「健康展覽」所寫，他自承寫這篇長文的「……唯一目的是要平鋪直敘、毫不修飾地描繪中國人的食物、衣服和房屋，並且和我們的飲食、衣著、起居做比較，以提出後者的改善之道」。¹¹⁷ 他要提供有益英國民眾的中國經驗，而這樣的寫作目標就不可避免地會選擇性地呈現他對中國較為正面的醫學觀察。

在一個歐洲優越感高張的帝國主義時代，上述因素卻無法完全解釋德貞醫學觀點為何出現如此劇烈轉變。德貞著作重要的特點，在於他不只詳細記錄西方衛生學說難以解釋的中國現象，還進一步運用他的觀察來挑戰帝國中心的公共衛生學說和批判英國社會與文化。近年來殖民醫學史對歐洲醫師的描寫，往往強調他們帶著優越感以專業知識協助帝國擴張和殖民統治。即使一些優秀史家細膩深刻的作品，也常只把海外歐洲醫師與母國醫學主流的差異，歸因於殖民權力無法有效穿透當地社會，當地人的抗拒使得這些醫師必須折衷妥協，反而較為忽略這些醫師積極利用海外醫學經驗的主動作爲。¹¹⁸ 由德貞的例子我們可以看到，一方面海外醫師如何依據其邊陲經驗來介入帝國中心的醫學討論和社會辯論，並宣揚海外的醫學觀察與研究對母國的重要價值。另一方面，帝國中心除了分派任務給

¹¹⁶ 德貞也主張英國和中國建立友好同盟關係，以防堵俄國的擴張。德貞對中英外交與戰略關係的看法，參見他兩本抽印的小冊子，John Dudgeon, *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Ecclesiastical, Political and Commercial Relations of Russia with China: drawn chiefly from Original Source* (Peking: s.n., 1872); idem, *China's Northern Dependencies and Colonial Possessions* (Glasgow: The Philosophical Society of Glasgow, ca. 1886), pp. 36-40.

¹¹⁷ Dudgeon, "Diet, Dress, and Dwellings of the Chinese in Relation to Health," p. 484.

¹¹⁸ Michael Worboys, "The Spread of Western Medicine," in *The Oxford Illustrated History of Western Medicine*, ed. Irvine Loud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249-276; Arnold, *Colonizing the Body*.

海外醫師，或是作為他們醫療事業向上提昇的最終目標之外，其內部的醫學辯論與社會經濟變化也會牽引海外醫師的觀點和討論。德貞的例子讓我們看到帝國中心和殖民邊陲之間的醫學關係，要比一般歷史研究所呈現的圖像來得更為動態而複雜。

透過他在中國的醫學觀察與研究，德貞積極參與英美有關文明病的最新討論、回應新古典醫學和公共衛生學說之間持續的對立爭辯。雖然德貞後來離開傳教工作，但蘇格蘭長老教會神學觀念仍舊深刻滲透德貞的衛生觀點。對這兩者關係的分析，揭顯出醫學衛生理論、道德經濟主張以及政治經濟立場的密切聯繫。蘇格蘭一八七〇年代後的社會經濟形勢變化和德貞醫學觀點轉變關係密切，而德貞對家鄉形勢的回應更顯示，對他而言，「什麼是衛生保健？」和「什麼是理想社會？」是無法分開回答的問題。

（本文於民國九十四年六月二十三日通過刊登）

後記

本文是中央研究院「宗教與醫療主題計畫」項下子計畫「治療身體、拯救靈魂：十九世紀西方傳教醫學在中國」（2002-2004）之研究成果。計畫執行期間承蒙 The Wellcome Trust Centre for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at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提供訪問機會。謹向上述提供協助的機構致謝。本文曾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講論會報告，感謝評論人陳正國先生以及與會同仁提出許多寶貴意見。何漢威先生和邱仲麟先生提供重要相關資料、李貞德女士和陳熙遠先生的文字修改意見，以及史語所《集刊》兩位匿名審查人精闢的批評和建議，都對本文修訂幫助極大。謹在此向他們致上謝忱。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于寶軒輯，《黃朝蓄艾文編》，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5，第三冊。
- Addison, W. Innes, ed. *The Roll of the Graduates of the University of Glasgow, from 31st December 1727 to 31 December 1897*. Glasgow: James MacLehose & Sons, 1898.
- Anon. "Diseases of China," *The Lancet* 110(1877): 439-440.
- . "Obituary; John Dudgeon, M.D., Consulting Surgeon to the British Legation, Peking,"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1(1901): 769.
- Begg, C. "Dr. C. BEGG'S Report on the Health of Hankow, for the year ended 31st March 1885," *Medical Report of the Chinese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29(1885): 33-39.
- Berdmore, Sept. "The Principles of Cooking" in *Health Exhibition Literature*. Vol. IV, *Health in Diet*. London: William Clowes and Sons, 1884, pp. 163-250.
- Chalmers, Thoma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Bible," *North British Review* 2(1844-1845): 1-51.
- Church, A. H. *Food: Some Account of Its Sources, Constituents, and Uses*. London: Chapman and Hall, 1882.
- Daly, C. C. de Burgh. "Dr. C. C. de BURGH DALY'S Report on the Health of Ningpo," *Medical Report of the Chinese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32(1887): 68-70.
- . "Dr. C. C. de BURGH DALY'S Report on the Health of Newchwang, for the year ended 31st March 1895," *Medical Report of the Chinese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49(1895): 1-2.
- Dean, A. S. "Dr. A. S. DEAN'S Report on the Health of Wuhu, From 1st October 1880 to 31st March 1886," *Medical Report of the Chinese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31(1886): 23-28.
- Dudgeon, John. *The Third Annual Report of the Peking Hospital under the Care of J. Dudgeon, M.D.C.M. for the Year 1864*. Peking: James Ly and Co., 1865.

- . *The Fourth Annual Report of the Peking Hospital, in Connexion with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under the Care of John Dudgeon, M.D.C.M. for the Year 1865*. Shanghai: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65.
- . “Dr. John DUDGEON’S Report on the Health of Peking for the half-year ended 31st March 1871,” *Medical Report of the Chinese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1(1871): 6-15.
- . “Dr. John DUDGEON’S Report on the Physical Conditions of Peking, and the Habits of the Pekingese as Bearing upon Health (First Part),” *Medical Report of the Chinese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2(1872): 73-82.
- . *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Ecclesiastical, Political and Commercial Relations of Russia with China: drawn chiefly from Original Source*. Peking: s.n., 1872.
- . “Dr. John DUDGEON’S Report on the Physical Conditions of Peking, and the Habits of the Pekingese as Bearing upon Health (Second Part),” *Medical Report of the Chinese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4(1873): 29-42.
- . “Dr. John DUDGEON’S Report on the Health of Peking for the half year ended 31th March 1873,” *Medical Report of the Chinese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6(1874): 11-13.
- . “Dr. John DUDGEON’S Report on the Health of Peking for the half year ended 31st March 1875,” *Medical Report of the Chinese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9(1875): 34-44.
- . *The Diseases of China; Their Causes, Conditions, and Prevalence, Contrasted with those of Europe*. Glasgow: Dunn & Wright, 1877.
- . “Medical Missionary Work as an Evangelical Agency,” *Chinese Recorder* 15.1(1884): 1-13.
- . “Diet, Dress, and Dwellings of the Chinese in Relation to Health,” in *Health Exhibition Literature*. Vol. XIX, *Miscellaneous including Papers on China*. London: William Clowes and Sons, 1885, pp. 253-486.
- . *The Land Question, with Lessons Drawn from Peasant Proprietorship in China*. Glasgow: James Maclehose & Sons, 1886.
- . *China’s Northern Dependencies and Colonial Possessions*. Glasgow: The Philosophical Society of Glasgow, ca. 1886.
- Dunell, G. R. “Dwellings,” in *Health Exhibition Literature*. Vol. XVIII, *Miscellaneous including Jury Awards and Official Catalogue*. London: William Clowes and Sons, 1885, pp. 221-223.

- Evans, Charles W. DeLacy. *How to Prolong Life: An Inquiry into the Cause of Old Age and Natural Death, Showing the Diet and Agents Best Adapted for a Lengthened Prolongation of Existence*. London: Baillière, Tindall, and Cox, 1885.
- Henderson, James. *Shanghai Hygiene or Hints for Preservation of Health in China*. Shanghai: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63.
- Henry, A. "Dr. A. HENRY'S Report on the Health of Ichang for the Half-year ended 30th September 1882," *Medical Report of the Chinese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24(1883): 7-11.
- Jamieson, Alexander. "Dr. Alexander JAMIESON'S Report on the Health of Shanghai for the half year ended 30th September 1871," *Medical Report of the Chinese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2(1872): 33-43.
- . "Dr. Alexander JAMIESON'S Report on the Health of Shanghai for the half year ended 1st March 1873," *Medical Report of the Chinese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5(1873): 50-58.
- . "Dr. Alexander JAMIESON'S Report on the Health of Shanghai for the half year ended 30th September 1873," *Medical Report of the Chinese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6(1874): 54-69.
- . "Dr. Alexander JAMIESON'S Report on the Health of Shanghai for the half year ended 31st March 1888," *Medical Report of the Chinese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35(1888): 1-14.
- . "Dr. Alexander JAMIESON'S Report on the Health of Shanghai for the two years ended 31st March 1891," *Medical Report of the Chinese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41(1891): 36-46.
- Kerpp, Frederick Charles. *The Sewage Question: Being a General Review of all Systems and Methods Hitherto Employed in Various Countries for Draining Cities and Utilising Sewage*. 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1867.
- Lovett, Richard. *The History of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1795-1895*. Vol. II. London: Henry Frowde, 1899.
- Lowry, J. H. "Dr. J. H. LOWRY'S Report on the Health of Pakhoi for the half year ended 30th September 1882," *Medical Report of the Chinese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24(1883): 27-30.
- Lynch, J. A. "Dr. J. A. LYNCH'S Report on the Health of Chinkiang for the half year ended 30th September 1888," *Medical Report of the Chinese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36(1889): 3-4.

- MacDonald, Roderick J. J. "Dr. Roderick J. J. MACDONALD'S Report on the Health of Wuchow, for the fourteen months ended 30th September 1898," *Medical Report of the Chinese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56(1899): 16-27.
- MacFarlane, E. P. "Dr. MACFARLANE'S Report on the Health of Ichang for the two years ended 30th September 1880," *Medical Report of the Chinese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20(1881): 18-21.
- Manson, Patrick and Augustus Müller. "Drs. MANSON and MÜLLER'S Report on the Health of Amoy for the half year ended 30th September 1871," *Medical Report of the Chinese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2(1872): 10-23.
- Miller, William Allen. *Elements of Chemistry: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Vol. III, *Organic Chemistry*. London: Parker, Son, and Bourn, 1862.
- Myer, W. W. "Dr. W. W. MYER'S Report on the health of Chefoo for the half year ended 31st March 1872," *Medical Report of the Chinese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3(1872): 37-42.
- Platt, A. R. "Dr. A. R. PLATT'S Report on the Health of Chinkiang for the half year ended 30th September 1876," *Medical Report of the Chinese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12(1877): 26-27.
- . "Dr. A. R. PLATT'S Report on the Health of Chinkiang for the year ended 30th September 1877," *Medical Report of the Chinese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14(1878): 62-67.
- Poore, George Vivian. "Thrift in Its Relation to Health; or, the Right Use of Refuse," in *Health Exhibition Literature*. Vol. IX, *Health in Relation to Civic Life*. London: William Clowes and Sons, 1884, pp. 215-252.
- Reid, A. G. "Dr. A. G. REID'S Report on the Health of Hankow for the half year ended 30th September 1871," *Medical Report of the Chinese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2(1872): 44-60.
- . "Dr. A. G. REID'S Report on the Health of Hankow for the half year ended 31st March 1872," *Medical Report of the Chinese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3(1872): 43-54.
- Rennie, T. "Dr. T. RENNIE'S Report on the Health of Foochow for the year ended 31st March 1881," *Medical Report of the Chinese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21(1881): 50-56.
- Rose, J. "Medical and Topographical Notes on China," *The Lancet* 79(1862): 631-632.
- Smiles, Samuel. *Thrift*. London: John Murray, 1875.

- Somerville, J. R. "Dr. J. R. SOMERVILLE'S Report on the Health of Foochow (Pagoda Anchorage) for the half year ended 31st March 1873," *Medical Report of the Chinese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5(1873): 37-46.
- The Royal College of Physicians of London. *The Nomenclature of Disease, Drawn up by a Joint Committee Appointed by the Royal College of Physicians of London*. London: J. W. Golbourn, 1868.
- Thompson, Ralph Wardlaw.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Duputation to China, March 30 to June 16, 1883*. London: Alexander & Shephard, 1885.
- Trotter, Thomas. *An Essay, Medical, Philosophical, and Chemical on Drunkenness and Its Effects on the Human Body, 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Roy Port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804/1988.
- Watson, James. "Dr. James WATSON'S Report on the Health of Newchang, from 1st April 1873 to 30th September 1874," *Medical Report of the Chinese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8(1875): 7-11.
- . "Dr. James WATSON'S Report on the Health of Newchang for the year ended 31st March 1879," *Medical Report of the Chinese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17(1879): 8-13.
- Wilson, John. *Medical Notes on China*. London: J. Churchill, 1846.

二、近人論著

李尚仁

- 2000 〈從病人的故事到個案病歷：西洋醫學在十八世紀中到十九世紀末的轉折〉，《古今論衡》5：139-146。

邱仲麟

- 2004 〈風塵、街壤與氣味：明清北京的生活環境與士人的帝都印象〉，《清華學報》34.1：181-225。

Arnold, David

- 1993 *Colonizing the Body: State Medicine and Epidemic Disease in Nineteenth-Century Indi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Chen, Jeng-Guo (陳正國)

- Forthcoming "Class Consciousness and British View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heory and Interpretation*.

Corbin, Alain

- 1994 *The Foul and the Fragrant: Odor and the French Social Imagination*. Translated by Miriam L. Kochan. London: Picador.

Eyler, John M.

- 1979 *Victorian Social Medicine: The Ideas and Methods of William Farr*.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Fellman, Anita Clair & Michael Fellman

- 1981 *Making Sense of Self: Medical Advice Literature in Late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Granshaw, Lindsay

- 1992 "‘Upon This Principle I have Based a Practice’: The Development and Reception of Antisepsis in Britain, 1867-90", in *Medical Innovation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edited by John Pickston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pp. 17-46.

Hamlin, Christopher

- 1985 "Providence and Putrefaction: Victorian Sanitarians and the Natural Theology of Health and Disease," *Victorian Studies* 28.3: 381-411.
- 1992 "Predisposing Causes and Public Health in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Medical Thought,"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 5.1: 43-70.
- 1998 *Public Health and Social Justice in the Age of Chadwick: Britain, 1800-185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arrison, Mark

- 1994 *Public Health in British India: Anglo-Indian Preventive Medicine, 1859-191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99 *Climates and Constitutions: Health, Race, Environment and British Imperialism in India, 1600-1850*. 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2001 "Medicine and Orientalism: Perspectives on Europe’s Encounter with Indian Medical Systems," in *Health, Medicine and Empire: Perspectives on Colonial India*, edited by Biswamoy Pati & Mark Harrison. London: Sangam Book, pp. 39-87.

Harvey, David

- 1990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Change*. Oxford: Blackwell.

Hilton, Boyd

- 1985 *The Age of Atonement: the Influence of Evangelicalism on Social and Economic Thought, 1795-1865*. Oxford: Clarendon Press.

Jewson, N. D.

- 1974 "Medical Knowledge and Patronage System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Sociology* 8.3: 369-385.

- Levi, Giovanni
1991 "On Microhistory," in *New Perspectives on Historical Writing*, edited by Peter Burk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pp. 93-113.
- Li, Shang-Jen (李尙仁)
2004 "Eating Well in China: British Medical Men on Diet and Personal Hygiene at Nineteenth-Century Chinese Treaty Ports," 發表於 *History of Hygiene Conferences*, Taipei: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November 22-24, 2004.
- Mackerras, Colin
1999 *Western Images of China*.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acpherson, Kerrie L.
1987 *A Wilderness of Marshes: The Origins of Public Health in Shanghai, 1843-1893*.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aver, Irene
2000 *Glasgow*.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 McCaffrey, John F.
1998 *Scotland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Basingstoke: Macmillan.
- McFarland, K. M.
2004 "Scotland," in *A Companion to Nineteenth-Century Britain*, edited by Chris Williams. Oxford: Blackwell, pp. 504-520.
- McLaren, Martha
2001 *British India & British Scotland, 1780-1830*. Akron: The University of Akron Press.
- Muir, Edward
1991 "Introduction: Observing Trifles," in *Microhistory & the Lost Peoples of Europe*, edited by Edward Muir and Guido Ruggiero, translated by Eren Branch.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pp. vii-xxviii.
- Pelling, Margrate
1978 *Cholera, Fever and English Medicine, 1825-1865*.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Pickstone, John V.
1992 "Dearth, Dirt and Fever Epidemics: Rewriting the History of British 'Public Health,' 1780-1850," in *Epidemics and Ideas: Essay on the Historical Perception of Pestilence*, edited by Terence Ranger and Paul Slack.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125-148.

李尚仁

- 1996 "Medicine, Society and the State," in *The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Medicine*, edited by Roy Port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304-341.
- Porter, Roy
- 1993 "Diseases of Civilization," in *Companion Encyclopedia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edited by W. F. Bynum and Roy Port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pp. 585-600.
- Ranger, Terrence and Paul Slack, eds.
- 1992 *Epidemics and Ideas: Essays on the Historical Perceptions of Pestil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Rosenberg, Charles E.
- 1979 "The Therapeutic Revolution: Medicine, Meaning and Social Change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 in *The Therapeutic Revolution: Essays in Social History of American Medicine*, edited by M. J. Vogel and Charles E. Rosenberg.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pp. 3-25.
- Sibree, James
- 1923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A Register of Missionaries, Deputations, etc. From 1796 to 1923*. 4th ed. London: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 Smith, Crosbie
- 1998 *The Science of Energy: A Cultural History of Energy Physics in Victorian Britain*. London: Athlone Book.
- Smith, Crosbie and M. Norton Wise
- 1989 *Energy and Empire: A Biographical Studies of Lord Kelv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tokes, Eric
- 1963 *The English Utilitarians and India*.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Wohl, Anthony S.
- 1984 *Endangered Lives: Public Health in Victorian Britain*. London: Methuen.
- Worboys, Michael
- 1997 "The Spread of Western Medicine," in *The Oxford Illustrated History of Western Medicine*, edited by Irvine Loud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249-276.

Moral Economy and Health: John Dudgeon on Hygiene in China

Shang-jen Li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John Dudgeon was one of the most prolific European writers on the hygienic conditions of China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 Scottish medical man dispatched to China by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in 1863, he served as Medical Officer to Chinese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in Beijing and became Professor of Anatomy and Physiology at the Interpreters College. During his long medical career in China, he wrote extensively on the diet, dress, residences and social customs of the Chinese, in terms of their implications for health.

At the time, western medical men in China were highly critical of the sanitary conditions of Chinese towns and the personal hygiene of the Chinese people. However, Dudgeon held the unconventional view that the Chinese lifestyle was far more salubrious than that of the Europeans and that the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in Chinese cities were superior to those in their European counterparts. Dudgeon even argued that Europeans ought to emulate Chinese customs and hygiene practices. His position with regard to these issues was diametrically opposed to that of contemporary British medicine, which generally viewed native customs in Asia with disdain.

This paper argues that Dudgeon was prompted to scrutinize the shortcomings of public health measures in Britain by his medical observations in China. Deteriorating economic conditions and heightened social tensions in Scotland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also contributed to Dudgeon's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the metropolitan culture and lifestyle prevalent in Europe. In addition, this article addresses the link between Dudgeon's concept of moral economy and Scottish Presbyterianism. It is the contention of this work that a detailed analysis of Dudgeon's eccentric medical ideas will reveal the interplay and tension between metropolitan medical theories and the overseas experiences of British medical men on the periphery of the Empire.

Keywords: British Medicine, public health, medical missionary, diseases of civilization, Scottish Presbyterianism